

## 四百八十寺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2769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27690>.

Rating:	<a href="#">Teen And Up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杨戩/殷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戩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 <a href="#">杨戩</a> , <a href="#">姬发转世</a>
Additional Tags:	<a href="#">all郊向</a> , <a href="#">非典型双线cp</a> , <a href="#">发郊戩郊无主次关系</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7 Words: 30,489 Chapters: 6/6

## 四百八十寺

by [imissusweetheart](#)

### Summary

古代线：姬发/殷郊

现代线：姬发转世/殷郊，杨戩/殷郊

【注意：  
现代线姬发转世无记忆，  
基本上是人类忠犬小伙x冷面豆腐心太岁神。  
而现代戩郊可以说是一种开放式关系】

# 麦浪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

夜间的博物院剥离掉白日人流，文物彼此隔着科学规划的安全距离，终日笼罩可供观众瞧清周身细节的冷光，在距离诞生年代极其遥远之后的如今，带着被漫长无人问津所打磨出的古旧气息，住进名为博物院的现代巨棼。

他不是很喜欢来这种地方，这些东西总是轻而易举唤起他一些情绪，提醒他，他和这些老古董并无不同，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遗迹。

哪吒倘若在这里，必定会对他这种想法嗤之以鼻。因为他确实跟个重回犯罪现场的杀人犯一样管不住自己的心。

他悄无声息拐过走廊，跟随转弯处残留的极淡妖气，进入另一个主题展馆。他没注意看墙上的介绍展板，进去才发展目之所及陈列的全是瓷。

妖怪修行逐天地之精，流连于博物院这种灵气汇聚之地倒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追的这个，虽然屡屡遁入各大博物馆中，却似乎并不仰赖古物的灵气滋养自己。这妖怪行踪隐秘，极擅藏匿，又未搞出大动静，所以极其难找。

妖怪没碍着他什么事，但容忍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到处蹦跶，总归还是烦心。当然，更大的原因还是懒得某位真君下次来后又唠叨他怠惰渎职。

这间展厅灵气鼎盛，本就淡至无影的妖灵气息几个瞬息便消失匿迹，他正待闭目凝神探察，就听旁边不知何处传来个清脆爽快的女童声。

“那边，在那边，先是躲进隔壁书画馆，又往研究所那边去了！它刚刚还把那口西周云纹瓷尊的灵吃掉了！”

他睁眼看向右手边玻璃罩子里的一台冰裂纹葵口笔洗，随着说话声，笔洗内壁似有水波回旋，底部画工精美的一尾藕色小鲤也隐约朝话中指定的方向游动。

他没料到会得到这般帮助，不知如何是好，但眼角泪痣还是随眼尾扬了扬，背后蓦地现出半个灵体，手臂穿透玻璃，蓝幽幽地在笔洗的瓷边抚了半圈。

“谢了，小东西。”

他随即追出展厅，没听见那小瓷灵在愣了许久后突然大喊，把展厅四角的监视器都震出了半秒雪花点。

“你们都看到了吗？太岁大人摸我了，天呐，太岁大人摸我了！我要走大运了！”

这样一个深夜，研究所竟还有几处亮着灯。

等追到院外，已经不需要他依着妖气按图索骥，某处已然起了骚动，夜风将惊呼吹到他耳里，领他寻出源头。

书画研究所所在的那一排平房接连传出桌椅碰撞倒塌和男女惊叫声，动静听着不小。他进

门前先望了眼月亮，那一轮冷月寒光此时恰好隐没在浓云之后。他冷眼瞧过天上又瞧了屋里，心情没有波动，不在乎妖物当着他面扰乱人间，也不在乎凡人在与他一门之隔的地方鬼哭狼嚎。实在要说有点什么，也只是觉得烦。

为了不让自己继续烦，他准备进去干净利落地把那妖物宰了回头喂哮天。

一进门就有东西迎面飞来，凡人肉眼看不清的细节在他眼中慢动作播放。那是一副古画，画中水墨绘制的唐朝美人面露狰狞之相，杏眼怒睁，朱唇皓齿改作青面獠牙，从绢布中呼之欲出，以双手抓挠的姿态腾于半空。

他没动手，紧眉盯着美人画轻歪了头，虚空中他左耳的钟型小坠陡然一响，美人相当即哀叫，被他轻一挥手击散了形，重新变回画卷掉在地上。瞬息搞定一个，定睛去看，屋里满是乱飘的妖魔鬼画和四处乱窜的凡人。

青铜坠子随他目光扫动又是一响，这一声之下，不仅字画惊了魂，一屋除他之外两男三女也具是一愣，僵立原地，面露茫然。

未有犹疑，就待化出剑来从画中找出那作祟的妖怪砍了，半路里却突然窜出个人扑向他，他被抱着倒向一边，别说用剑，手脚都施展不开。

“小心！”是个男声。

危急之下甚至无心顾忌这声音的耳熟。他一手抓住那人上臂稳住彼此，回身直直对上背后那双隐于泼墨笔迹后的妖眼。那妖怪依附古画，可在古画中随意穿行，刚才妖怪众多藏于古画中的分身在落魂钟声中失魂落魄，本体却残而不僵，侥幸附身于他视觉死角处靠墙摆放的一幅铜版画。铜版画是乾隆时期所绘的一幅战图，因妖物附着，整个画面扭曲而吊诡，金属线条呈现出活肉的质感，几乎要逃脱平面束缚。

妖怪驱动画作，画中一名士兵高举兵器就要刺来，而由于他被人抱着，剑尖几乎就是瞄着青年后心。他不假思索，右手越过青年肩膀，直接握住画中士兵滚着黑气的剑刃，拳紧了又紧，生生靠血肉止住剑势。

饶是他，眼下也在心里暗骂了声，出门没看黄历。

落魂钟今夜第三响，音落时，屋中活人顿时昏睡倒地，他已将先前护住自己的男人拉至身后安全地带，右手虚空一握化出把通体月白的剑来，斜里一斩，将画里妖怪前世今生合着几世轮回的路都通通斩断了。

斩完才想起什么，一声轻啧，料想下回杨戬过来是找不着机会损他行迹懒散了，会改说他不知轻重。

真是得不偿失。

他收剑，转身准备仔细瞧瞧这突然冒出来的小子哪里来的本事在落魂钟下安然无恙，结果对方的疑问来得比他还急。

“你没事吧？等等，是你！”

他这时才捕捉到对方音色中难得的熟悉。他不动声色，没有被青年音调中的亢奋感染，眼神大概也冷得吓人。他不习惯对方那种扑面而来的熟稔与欢快，仿佛他今夜不是来狩猎，而是来与他团聚的。

很多次从噩梦中醒来，他都觉得自己已经看腻这张脸。

丢过去一个意味不明的“嗯”权当回答，径直出门，周桓愣了下，稍显落寞地垂头，跟着出

去前不忘关心屋里其他昏倒的人。

“不管他们没事吗？”

“他们睡个两天两夜就会醒了。”

于是周桓离开时把灯也顺手关了。黑暗中，铜版画上被雌剑砍出的那个小裂口，猛然闪过道光，那光如流星过际，一窜就融进夜色里，行踪难觅。

两人从员工通道溜出博物院，一前一后，中间流淌着黑漆漆的时间。

“你准备跟我到什么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

“你的手还在流血呢。”周桓见他站定，也即刻止步，坦率眼神浩浩荡荡泼过去，“你是为了我受伤的，我不能放着不管。”

他差点就脱口而出，你别自作多情。但面对这张脸，他说不出什么重话，更何况，所有重话，他在上辈子都和他说完了。他们站在城市深夜寂静无人的街道，路灯电路不良，闪得心神不宁。影子与面容一道时隐时灭，某个瞬间，周桓觉得对方凝视自己的眼神似有菩萨怜世的悲悯，但光影倏忽，细看却仍是那张淡漠至极的少年面孔。

周桓耐不住他们之间沉默的重量，猛地上前一步，擅自闯入他的阴影里。

“看在我们有几面之缘、先前还相谈甚欢的份上，你收留我一晚吧。房东昨天把我赶出来了，所以我才会这么晚还待在研究所。”青年鼓起勇气说。

他很确定这个所谓的“相谈甚欢”实际上只是自己为了避免尴尬而说的几个“嗯”。

周桓的眼神令他无能为力。

他比忍不住重回犯罪现场的杀人犯还不如，至少杀人犯是为了观察，炫耀，为了让自己面目可憎的虚荣心好过。而他一次次跌回面前这个人投向他的眼神，什么都不图，只为受苦。

浓云散去。

光雾苍白地浮在他肩上，将黑色衬衫顺滑的丝绸布料映出云母般的荧光。

周桓跟在他身后，视线与他肩上的月光纠缠。他一路都没有说话，只在快到地方时偏头提醒了句跟紧他。

那是栋外表与邻边其他建筑相比不算鹤立鸡群的二层洋楼，没有通俗形制上的屋顶，上下两层像错位摆放的两个方形盒子一样叠在一起，大面积白色的外墙和独特的设计让建筑风格看来稍显冷淡。

设计锋利，但不稀奇。然而莫名的，周桓觉得这房子冷硬的气质配他。

如果周桓没有一进门就和玄关那头正对大门威风凛凛的镇墓兽撞上。

那青铜摆件半人高，饕餮形貌，守卫之姿，三目，独角，足边盘曲一截凤尾。通体绿漆古，兽面、四爪还有部分躯体覆盖一层幽蓝幽蓝的氧化锈，更显神秘狰狞。

屋主人已经进了客厅给自己倒酒了，一回头，客人还在玄关那和一件青铜器面面相觑。

“眼瞪那么大干嘛，它怎么你了？”

“……你把这玩意摆家里啊？”

他想说这玩意摆这可是再合适不过了，开口却是：“它不会吃了你的。”

周桓绕过那镇墓兽，抬头望向客厅又顿住，难以下脚，仿佛突然涉足蛮荒沼泽。不同于房子外表的敞亮，屋内却有占比庞杂的暗色。月白墙面，黑色地砖，家具除了黑就是灰，地毯倒是鲜亮些的亚麻黄。很多古董，虽然没人指出来它们是真货，但周桓下意识觉得，能摆在这栋房子里配屋主人身段的这些个东西，必定全是真的。

没有博古架，没有展示柜，与其说古董们摆得乱，不如说是随意。茶几上躺了个犀角玉杯，酒吧台上高脚杯边坐着个秘色瓷莲花盏，青铜兽面尊蹲在电视柜旁边，蝉纹鎏铜钺倚着放古琴的木案。鍍花鎏金银工艺的长鸣玄鸟伸向天空的颈上搭着块百年灵复仇者，天青釉玉壶春瓶瓶身的缠枝莲清透明丽，瓶里的香槟玫瑰正在枯萎。他唯一知道确切来历的那个堪称孤品的商代“天丁”鹿角爵，竟然在扮演一个首饰盒，流槽和锐尾挂着镶金祖母绿项链，杯里卡地亚和唐宋元明的金银玉石混在一起。

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玉、青铜、瓷、冷兵器，被屋主人散漫地遗放在这栋性冷淡风的现代小楼各处，哥萨克骑兵刀与陌刀横卧墙上，在彼此的寒光里厮杀。

周桓将数次涌到嘴边的叹息酝酿作沉默，拒绝了他递过来的酒，指指吧台旁边地上的狗狗食盒。

“你养宠物？”

“没有，我朋友偶尔带他的狗过来住。”

他把周桓拒掉的半杯波本倒进自己杯里，一股脑干了，把两个空杯丢进水池。

周桓瞅见水池边的大理石台上，意式咖啡机挨着个兕虎铜镇，似乎还是凤纹的。

“你……”人类青年小心观察他脸色，忍了会儿还是决定直接问，“你不是人吧？”

屋主人的表情难看得像要把他吃了。他手掌撑着吧台边缘，上半身朝周桓倾斜，故意让人类看清他深色瞳纹是怎样幽幽泛起蓝光，“怎么，怕我？”

周桓抿唇摇头，竟然坚定地欺近一步像要把他的脸看更清楚，反客为主倒把他吓一跳。

“很美。”

他哑然失笑，眨眼的功夫收了神通，放弃捉弄人的心思。

“你自己随便，睡沙发和客房都行，客房就在一楼，那边，”周桓顺他指的方向望去，“你要睡就去左边那间，右边是我朋友的，他有洁癖，你就当那是蓝胡子的房间吧。”

他边往二楼走边解衬衫的扣子，再回头已经解一半，锁骨上下的风景被衬衫的黑衬着，令周桓联想到水墨画中一抹戚戚的留白。远远的，看不清对方脖间那个吊坠到底是什么。

“我睡了，不准上来吵我。冰箱里有……你饿了自己出去找东西吃。不准定外卖，这里没有地址。”

周桓完全没搞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径直上楼去自己卧室，说不上来对楼下静悄悄的气氛究竟满意与否。

洗完澡把自己扔进床铺，床品的墨绿色中泛着金属光泽，将他白皙皮肤映出一种玉石的苍青。他又看了一眼仍未完全愈合的右手，直觉不妥，但极度困倦扰得他无力思索，甚至就算他觉出这困倦来得蹊跷也拿不出精力应对。最后他烦躁低吼一声，把脸埋进枕头，卷了被子蜷成一团。

周桓是被一股穿透现实与梦境的不安惊醒的，睁眼后发现自己心脏狂跳，手脚冰凉。手机显示凌晨五点，落地窗外夜色没有缝隙。

他心慌得要死，坐起来发现四肢都在抖，似乎无形中有某种可怖的力量摄住了他。

空荡寂静的房子里，置身无数古老器物的幽灵之中，仿佛变成惊扰它们的闯入者。

周桓在沙发上缓了一会儿，本能开始担心这栋房子的主人。他早就意识到了，从当初第一眼看见那个人时他就意识到了，他眼下怀揣的这种憧憬、亲昵与恐惧，都全无来由。一个人总要碰过火才学会火焰灼人，但他仅仅是看过火，便立刻知道了自己原来是飞蛾。想对一个人好，想变成一个人的影子，这样很傻，很恐怖，很没招。能做的要么认命，要么痛苦地认命。

周桓蹑手蹑脚上了楼。主卧是原生态风格的推拉木门，滑轨质量极好，深更半夜里推开竟然完全静音。卧室昏昧，只床头柜上有团小拇指甲盖那大的光点在闪烁。明灭中周桓艰难地分辨出，那是卧室主人白日里带着的铜钟耳坠。

屋主人侧躺而眠，被子滑到腰际，半截右臂搭在床沿，右手原本贯穿整个手掌的割伤如今只剩一指节的长度没有愈合。这屋子压抑得可怕，让他禁不住要跪，或者恸哭。他借手机手电筒最低亮度扫了下睡着的人，眉头紧锁似是深陷噩梦的面孔在微弱光线下一闪而过，周桓却陡然呆住。

等等，他看到了什么？他脖子上那个吊坠的绳，是红色的吗……

他不假思索再次把手电筒移向那人的脸，试图确认刚刚映入眼帘的血线似的东西就是吊坠的绳。

没有血线，没有红色，吊坠的绳是青的。

周桓松口气，与来时同样小心地离开卧室，回到楼下沙发等天亮，脑中仍残留几分钟前那张分明被梦魇困住的脸。

二楼那张熟睡的年轻面孔上，只有唇是红的，带着噁喘，颤抖，那抹红在噩梦循环中衰败，坍塌向现实的反面。

梦里金色麦浪翻涌，白马在田埂间奔腾。有人骑在马上，振奋而激昂地喊着他无论如何都听不清的话，那个人朝他策马，朝他挥喊，而他唯一能听清的只有：

“殷郊！殷郊！殷郊！”

殷郊！

他睁眼，视线尽头是顶梁下方层叠蛛网正中那只受困的小虫。

谁正揪心地呼唤他，咬字轻柔，却又呕出血来。

“殷郊！”

颅脑连着颈项劈过一道直击骨髓的钝痛，眼前的蛛网消失了，开始错乱地闪过倒塌的城墙

和焚毁的麦浪。他的身体嗅到潮湿金属和成熟谷物的气味，他的记忆火烧连营。

他迅速翻身而起，提膝击中挡在自己上方那人的腹部，紧接将人推远，摆出防卫姿势就待一个不妙先下手为强。那人却并未还手，反而立刻冲过来抱他，抱得很紧，不顾他的反抗把他压倒。

“没事了，殷郊，没事了，我是姬发，我是姬发。”

他突然安静下来，愤怒顷刻退去，转而涌上怔忡且茫然的神情。他仰面躺倒，全身力气被那两个字抽走，感觉身体变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只等待这个人给自己带来一场甘霖。

“姬发……”他眼睛眨了眨，瞳孔重拾焦距，有种一点就着的气质，“姬发。”

姬发鼻子皱了下，咬唇忍住，几乎就要落下泪来了。

他扑到殷郊身上，脸藏进殷郊颈窝，哭腔压不住：“你吓死我了。”

“……我怎么了？”

“魔家四将攻打西岐城，你祭出法相迎敌以致脱力，变回人身从天上掉下来，还好杨戩接住你。”

“是吗，我记不清了。”殷郊回抱他，眷恋地嗅着姬发身上令他安心的气味，“我只想救你，我只……”他迟钝地意识到什么，“我只记得你。”

“我就在这。”姬发为了将自己烙在他眼里永不忘却那样，抓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殷郊，我是姬发，我会一直一直，待在你一抬手就能抓住我的地方。”

“我的法相吓到你了吧。”殷郊飘忽的语气仿佛一吹即断。

姬发担心殷郊看到自己含泪的样子会加重思虑，就没把脸抬起来，抱着殷郊把头摇得神似庄稼地里钻洞的小田鼠。

“哪能呢，殷郊，别胡思乱想，你都看不见自己有多威风。”继而调子迅速低迷，同呼吸一块沉沉地热热地往殷郊脖间的血痕上压，“谢谢你活过来。还好你活过来。”不然我要怎么办。

殷郊这才迟钝意识到姬发一身水迹是因为外面下雨了。

已是西岐之主的姬发总是很忙。从不轻易卸甲，衣上总有不知从哪沾来的灰烬和血渍，长靴的泥水干了变成土块仍顽强不愿脱落。

西岐阡陌沟洫，农耕之地，多农人少武将，经魔家四将一趟血雨腥风，已然千疮百孔。殷郊元气将将养好一些便跑出去帮着清理废墟，整顿倒塌的房舍，操纵着庞大法身在一群小人的指示下重头开始规划街道与田埂。姜子牙怕他这刚死而复生的身子一个不甚又元气大伤，遣杨戩送来仙丹顺便讲解仙家道法教他固本清源。殷郊礼貌谢过，置之不理，往复多次，杨戩也就不再扰他，改把仙丹送去给姬发。

殷郊鲜少主动开口说话，用着法身的时候，人们怕他，现出本来面目行走城中，小孩拿麦穗砸他，“你是殷商的太子！都是你害的！你把妹妹还给我！”他面无表情但并不显得冷酷，只是蹲下安静地把枯瘪的麦子捡起来束整齐，将麦穗同几块裹好的糖饼子一起递回去，“骂归骂，不可以浪费粮食。”小孩泪眼婆娑地瞪他，把他手里的东西尽数打落，哭喊着“断头娃娃”然后跑远。

记忆没恢复完全的那段时间，他排斥除姬发外一切人等的贸然接近。他顶着所有倒错的扭曲的真相，试图在失序的思维中保持他自己的面孔。但午夜来临，他一个人醒在连灰尘都陌生的西岐宫殿，一切空旷古旧，闭眼就是自己被吊在朝歌的行刑台上，找不到台阶下来。

西岐人起初用另眼瞧他，偶有老人会看顾他的笨拙，带种世故的善意，手把手教他锄地，种田，分辨粟、黍和稻。

姬发把他能拿得出手的西岐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休憩的宫殿也是最大最好的一间，紧迫里给他送来他往日在朝歌用惯了的器具陈设。虽然“用惯了的”在如今的殷郊脑中也都面目模糊没有细节。

“我没有旁人，只有你了。”姬发在这失去父兄的宫殿中，抱着他一个殷商太子缅怀。

殷郊不知所措，沉吟良久才说：“对不起。”

姬发自知失言，明白是让记忆不清的殷郊误会了，登时正襟危坐一脸正色。

“别道歉，别为与你无关的事道歉，也别为你没做错的事道歉。”

殷郊长久凝视他，牵强至极地扯一扯嘴角，无力言说的字句在他小心翼翼的眼神中游来荡去，他不知情地又一次露出曾对姬发坦露过千百次的走投无路的神情。

“我该怎么办？”

活过来的殷郊不再束发，长发终日由一截昆仑神木虬结的枝圈成的抹额聊胜于无地箍着。姬发送来那么多钗冠环佩，殷郊从未动过。姬发甚至不确定殷郊有没有认真看过它们。他的衣物不再织金绣银用料珍稀，昆仑的道袍、西岐的亚麻粗布都被他松弛地穿在身上，死亡如沧浪之水将他涤得素白。唯独留下他喉结下烈焰着色的缝痕。

这年的秋收照旧稀疏，农人哀叹不已，但天谴当头，终究只能咽下这口气聊以度日。黄昏卷着云朵沸腾，姬发结束同姜子牙又一次无疾而终的商讨，轻衣简行下到田间。饭菜香混着闲谈嬉笑在田垄中起伏，远远便看到百姓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地聚在垄上吃饭，男人踩着锄头扒饭，口齿不清地埋怨这不懂体恤人的苍天，农妇叮嘱小孩不要乱跑免得打翻饭碗，殷郊肩上坐了个小女孩，不知说了什么，逗得女孩和身边几个孩子哈哈大笑。

姬发终日紧绷的心神得见此情此景才终得片刻缓和。看着那样的殷郊，终于拾捡回些许往日神思的殷郊，姬发在昆仑仙人和众多将士面前日愈凌厉的眉眼渐渐柔和，然而一道惊雷凭空劈中他，他脸色剧变，几近粗鲁地冲过去把那女孩从殷郊肩上扯下来，毫不在乎众人诧异的脸色，转身死死掐住殷郊肩膀，后怕地来回审视殷郊的脸和脖颈。

西岐之主双唇惨白，竟然一时都没问出话来。

“我没事的。”殷郊笑着捏捏他耳垂，“瞧你。”

姬发自然知他没事，殷郊如今这副由昆仑十二金仙重塑过的身躯，皎洁无暇，就连往日疤痕都尽数消弭无痕，那般美好与完整。可偏偏，偏偏。

当日行刑台前的恐惧再次瓢泼而来，他重新被自己的无能为力攫住心腔。人力有界，而自己力有未逮，他最想保护的殷郊，最终成了他拼尽全力也救不下来的牺牲品。

“你知道吗，通往西岐的路，很美。”姬发毫无征兆地说，嗓音苦涩，是笑着的，但殷郊宁愿他不勉强自己那样笑。

殷郊不懂他缘何这样说，却也隐约捉摸到此话未尽之意。



“我现在不是在这里了？”他想象着自己没机会走过的那条路，他对朝歌城的回忆定格在目睹姬发和西岐子弟为他起兵，终结在想着姬发好傻，“我知道。”他知道在姬发的构想里，那条归家路上原本有他的位置。

殷郊同周围农人摆手，带仍一脸罪过的姬发回去。姬发任他半拉半扯拖了一路，一进寝宫就把殷郊压上了墙。他扶着殷郊脖子，同对方以鼻相抵细细摩挲。

他被无限温存包裹着纳入殷郊这具全新的躯壳时，眼泪还是没忍住掉下来了。灵魂下起暴雨将他所有年少无畏的勇敢都浇熄了，在殷郊没从昆仑回来的那些时日，当殷郊确实实实在在他眼前死去的时候，他夜夜哀念殷郊的名字仿佛一场招魂仪式。

“对不起，我当时……如果我能更努力一点的话……”

“别为你没做错的事道歉，姬发。”

殷郊的低喘让血线生出微妙动荡，像道涓涓流淌的血液长河滚在殷郊健硕的身躯之上，维系着这片人形山脉崎岖已极的生命。

一个死过的人，再怎么完好如初内里也已无可挽回了。

殷郊独处之时，要么惶惑冥想，要么烦躁不堪，头痛极了便整夜整夜地弹琴。姬发听到琴声便知道殷郊心情又不好了。姜王后曾教导殷郊，心情坏时不准舞刀弄枪侍弄刀剑，去抚琴。殷郊每每就皱巴着脸将剑递给姬发，自己抱琴去院里摆好，不情愿但却很恭敬地拨弦。

但姬发那八年里听过的琴声，从未同如今徘徊于西岐王宫中的这般凄厉惆怅，草木闻之都不愿生长。

## Chapter End Notes

\*周桓：取自《诗经·周颂·桓》

《桓》：歌颂武王取代殷商而安定天下。

\*殷郊法身的私设，有参考古罗马门神雅努斯（Janus）的设定。

雅努斯之面：雅努斯头部前后有两副面孔，一副回顾过去，一副眺望未来。

私设殷郊法身：右半身第三目通过去，左半身第三目向未来。

# 参商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二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

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周桓第一次见他，他在众人目光焦点的正中，弹一首《酒狂》。

他年纪不大，二十出头。五官深邃，俊美得有点不像人。彼时还是长发，在脑后分出一半团个小髻，斜插根细长玉簪，头发在额前左右垂下两缕，其余随意散在肩上。左耳带了个小铃铛似的耳坠。简约但裁剪极好的白衬衫，扣子系到最上一颗，没系领带，两端镶嵌祖母绿的领针将两片衬衫领固定出体面优雅的角度。为了方便弹琴挽了袖子，钻石袖扣的反光在那骨感双手的拨动间不清不楚地切割光线。

周桓不认识他，在台下望着，任那猖狂琴音入耳，诡异地感觉到圆满。他悄悄拽教授衣袖，请教这是哪位高人。教授啪就打了他手背，责怪他准备不充分，抬手指会场旁边硕大的显示屏。屏上正中偏上“青铜盛世——殷墟青铜文物精华展”一行宋体，标题下还有一排稍小些的甲骨文，屏幕右下角则是一竖隶书小字“特别鸣谢：商氏”。

周桓一下就知道他是谁了。

“原来他就是经常捐献古文物的那家人。”

“没有那家人，那家就他一个人。他只是让我们对外这样标而已。”

“他这么年轻，虽然看着挺有钱的，但怎么能捐那么多？”

“不清楚，说是祖传的。”

谈话间一曲终了，周桓同观众一起鼓掌，视线追着那个人下台，消失在会场门后。那边通往博物馆展厅，周桓本想跟去，却被教授叫住，说他不懂事，接着便要带他去认识认识馆里几位修复文物的老师。

等教授这边事情结束，已经是两个小时后。博物馆正是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时间段，但周桓不确定那个姓商的人会不会在了。说起来商姓虽然生僻，但渊源古老，来源众多。一说商灭于周，子孙以国为氏。一说商源于姬，为周文王少子后裔，与商鞅同出一脉。虽然这人捐献的文物据说都是祖传的，但周桓猜顶多也就是祖上阔过，不至于真是哪朝哪代皇亲贵胄的后代。

周桓走员工通道进了博物馆展厅，这次特别展声势浩大，展出文物也多，他站在四通八达的走廊，一时竟没想好先往哪去。他掏出这次青铜展的宣传册，挪到个不挡路不碍事的角落开始翻。

商氏这次捐献的两件文物从器型和功能方面在现有文物挖掘史上都没有先例，所以具有极高研究价值。严格来说，除去一件青铜兽面纹屏风，另一件不能算作完全的青铜器。周桓翻到文物高精度特写那一页，其上文物只有四分之一是青铜，占据主体的部分则是浑然一

体的人骨。侧边委婉地写着，“银鎏金颅首青铜盏（暂定）”。看得出给这前无古人的东西命名饶是见多识广的编目人员也很是为难。

用人话说就是，一个用人脑壳镶嵌青铜花边做成的酒杯。

周桓真的很好奇什么家庭能祖传此等物件，除了摆博物馆里，摆哪都不吉利。

想罢他叠起宣传册，往摆了这两件文物的展厅走。果然，由于这两件文物史无前例的地位和博物馆做足噱头的宣传，那间展厅的观众是最多的。

人多，他想的那个却不在其中。虽然他也并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就对一个人素未蒙面的人如此上心。他左右不过一个小小实习生，不敢厚着脸皮说学艺多精，比起这些神秘可怖的殷商青铜，他对安阳殷墟那些早已不成样子的宫城遗址更感兴趣。

被没来由的气馁惹得心烦意乱，博物馆的冷气也没能让他心静一些，刚逛十分钟就准备跑路，经过大厅时余光瞟到什么，认真去看只捕捉到一抹隐于泼墨青山中的玉色。周桓傻了一下，反应过来拔腿就追过去。拐过弯，在观众埋怨的眼神和嘘声里中跑进一个相对冷清的小展厅。

那个人就站在那，背对他，双手插兜，白衬衫，长发挽起斜插玉簪。走近才看清，那造型奇特过于细长的簪子，其实是一柄迷你三尖两刃刀。

而他正凝视的文物，是枚钥匙大小的青铜鱼符。这件小青铜器锈化格外厉害，若不是标识牌注明这是“鱼”符，普通观众怕是都看不出具体形状。

“这鱼符该是一对的。上世纪末主持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的是我们学校一位老教授，他说整个宫城遗址翻遍了都挖不到这对鱼符的另一半。”周桓主动搭话。

那人闻言转头打量他。这张面孔近距离看脸蛋更小，美得人神共愤，眼角与眉心又有痣，垂眸视物时令人恍惚是菩萨低眉。

“另一半不在殷墟。”对方盯他一会儿，将视线移回鱼符，口吻平淡。

“是被别家博物馆搞走了吗？没听说啊。”最后一句嘀咕周桓放得很小声，有种背好词搭讪却临场露怯的尴尬。

“也不是。等他们挖到再说吧。”

“嗯？”

对方没再说话，也没任何开口的意思，就站在那，隔玻璃凝视一件死物，仿佛那在时光洪流中面目全非的青铜小鱼承载了他最难忘的一段回忆。所以他才会有那种奄奄一息的眼神。

周桓觉得自己此刻在对方眼里的模样一定万分唐突，甚至可笑。

他突然转过身，非常正式地介绍自己：“商先生，我叫周桓，很感谢你这些年捐献这么多宝贵文物，我们受益良多。”

每一世都这样，冒冒失失地跑到他跟前自抛橄榄枝。

你好哇，我好想认识你，你懂好多！你好哇，大哥哥，你怎么一个人？欸，你一个人待在这都没有人管吗？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狠心呐，你快过来.....

你好哇，我是西伯侯之子姬发，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是下不来了吗？来，我抱你。

许是周桓错觉，那人转头的刹那似乎将原先望鱼符的眼神投向他了。明明他也没什么表情波动，冷峻面孔上只那双幼犬般的眼睛眨了眨，惊动眼尾滴泪般的痣。

沉默罅隙中，博物馆贯穿的时间串起历史漫长的厚度，流淌过他们相握的手。

周桓视线和他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什么他避之不及迎头撞上，心下冒昧生出贪妄，竟以为自己是那未曾出土的另一半鱼符。

“叫我沫乡。”他说。

之后直到傍晚周桓都是恍惚的。他陪着沫乡在馆中停停走走，不时也停下蹭一蹭解说员的解说，虽然他记得自己和对方谈了很多，关于殷墟、青铜礼器、古建筑乃至他实际一窍不通的甲骨文，但等到两人告别，他瞳孔填满沫乡离开的背影，一下午说过的话竟然一句都记不清。

对方一定觉得自己傻透了，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不成熟很学生气。虽然他年龄看起来比自己还小，但身上老成持重的气质唬不了人。而且他那么有钱，说不定是哪家上市集团从小培养阅人无数的继承人，研究考古只是小爱好。

周桓在博物馆一楼的咖啡厅坐着冷静一会儿，一杯加浓冰美式下肚，他断定下午这段经历是他至今命途多舛的人生中做过最完美无瑕的一个春秋大梦。天知道他目送沫乡离开的时候为什么离奇涌上和八岁那年扒着儿童福利院铁门往外看时相差无几的情绪，某些本应使他完整的东西被硬生生剥去了，而他围观自己的残缺，无计可施。

周桓打开喝完的咖啡杯，倒两块冰在嘴里嚼，打起精神，走去馆厅盖纪念章的角落，企图用对印章大力施压的方式释放苦闷。一个饕餮，一个玄鸟，一个夔龙，再怼一个虎噬鹿。印到第七个的时候，有人拍他肩膀，扭头见是副馆长。

“还没走？你家教授都回去了。”

“等盖完这几个纪念章的，咱们馆的文创设计不带回家我不就白来了。”

“嘴巴甜的你哟，怪不得认识的教授都让我关照你。”副馆长唠家常似的随意一问，“我看见下午你跟着商沫逛了好一会儿，怎么，你们认识？”

“哪能啊，我厚着脸皮搭话罢了。”

“全国博物馆博物院和他打过交道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没见他对谁露过好脸儿。”

周桓诧异得嗓音都高了一个度：“我觉着他挺平易近人的啊，虽然确实不怎么爱笑。”

“可能你和他年纪相仿有共同语言吧。他给我们馆捐文物也好几次了，礼貌归礼貌，可不管我们怎么热情，他始终都不热络。他这个人呐，就像没穿过的新衣服，洗再多遍都没有人味儿。”

周桓做了个受教的表情，对此不置一词。

他离开博物馆时，天色已暮。

姬发偶尔觉得殷郊变了，不是暴躁、低迷、话少这些表象的改变，而是内核的重塑。同样五官，同一个人，但有些时刻感觉起来却天差地别。

他在暗处偷看过殷郊独处时那种浓烈与凉薄并存的眼神。殷郊用那种分不出爱恨的眼神死死望天，指尖磨出的血由琴弦汇得珠圆玉润一颗一颗往下滴。

他遥遥喊一声，殷郊便立刻回神，垂首的功夫身上阴霾烟消云散，抬头又是姬发熟悉的惊喜与诚挚。他心疼的那些伤口，殷郊一振袖便痊愈了，讨巧的乖孩子那样摊平手掌给他看。十根骨感苍劲的手指，指腹饱满圆润，细腻光滑。

问刚才在想什么。答案也不过意料之中的，“想昆仑。”

姬发这时还不明白，他和殷郊眺望的，从始至终，不是同一片天。

那日众将齐聚商讨伐纣事宜，姬发有事耽搁去迟了，结果还未登上大殿台阶便听得其间争论不休。他心下一紧，正待赶过去做个和事佬把大家劝住，就听有个熟悉嗓音往争吵中丢入一声冷笑，顿时剑拔弩张的气氛就如炭盆被当头浇壶冷水，偃旗息鼓。

那声音紧接又是一道掷地有声的驳斥。

“人什么时候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了？”

在这片尊神重孝，敬事鬼神的大地上，这话可谓大逆不道。更大逆不道的，是殷郊话里不加避讳的讥讽与当即离席的失礼。甚至在门口与姬发擦肩时都没停留。

姬发从这个熟悉的人身上嗅到陌生的肃杀之气。那不是，那不像……

那时姬发对殷郊和殷郊的法身已多了解，得知法身也有自己的意识和对身体的掌控力，冲击之下便擅自认为肯定是哪个恶劣性格的法身意识褫夺了殷郊身体的控制权。

晚间他在父亲的书库寻到殷郊，天色暗沉，屋内只稀稀拉拉燃了几根蜡烛，殷郊在烛光隐绰中席地而坐读一块甲骨。

“白日你为何那样顶撞姜太公。”

殷郊过了会儿才慢腾腾抬头，笑意若有似无，面上光影翩跹，瞧不真切眉眼。

“生气了？我又有何处说错。”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为何总觉你什么都知道一样。”

“哪有的事，你多想了。”

“当真是我多想了吗，还是——”

“姬发，倘若，我是说倘若，”他打断姬发，“日后我与你分道扬镳，甚或背道而驰，你一定不要念旧。”

“你不是殷郊。”

“姬发？”

“我说你不是殷郊，让殷郊，我的殷郊，出来见我。”

屋中很长时间都只有风声及飞虫扑向蜡烛火焰的噼啪声。久到姬发干瞪的眼睛酸涩发痛，才听到阴影中殷郊垂头笑了笑，爬起来掸衣上的灰。他将身边那一堆骨片放回原位，走到姬发身边拂去他盔甲上的夜露，面上又是姬发见惯了的那种无助，眉头蹙着，难过而寂寞。

姬发一路端稳的自持顷刻坍塌，突如其来的委屈让他看起来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狗。他不管这是何时何地，圈了殷郊的腰就把人往架上压。

架上排列整齐的木简骨片噼里啪啦散落一地。风声簌簌，他的玉佩碰着他的剑。

伐纣军于穿云关遇袭。殷寿亲征，设陷强虏殷商太子，哪吒雷震子鏖战不敌。

姬发跳下雪龙驹，鬼侯剑在手却迟迟不敢下令猛攻。

眼前画面成为他之后生命中最负隅顽抗的噩梦。

殷寿骑在马上，貌似温柔地拥着自己昏迷的独子。父亲左手捂儿子眼睛，右手的匕首尖用凌迟的速度一点一点刺入儿子咽喉，不偏不倚，重合着他上一次杀他时的残痕。

姬发挽弓搭箭，汗从额上滴进眼中，眼珠酸涩疼痛，但他闭也不闭。

“你不需要他。”他嗓音发抖，箭却没有。

视线尽头殷寿笑意体恤而残忍，他眯起眼望姬发，音色几乎是宠溺的。

“可你需要。”

殷寿这话说得像应付小狗乞食。他左手下移改掐殷郊喉咙，向敌将展示儿子动人的衰颓如同炫耀一块失而复得的宝玉。

“喜欢吗？我再杀一次给你看。”

我再杀一次给你看。

姬发猛然惊醒，军帐中火盆早已熄灭。殷郊从他身边被夺走，已过去足足六月。

他起身吹了会儿风，用冷水泼过脸，整饬完毕去到大营。再需两日，伐纣大军便到达游魂关，早些时日出发前去探察的雷震子约莫下午就该回来了。

姬发没胃口，将就对付一口吃食就再次投入前线军情的规划。杨戬劝他休息，他只是麻木应声，心力的干涸从眼睛里透出来。傍晚雷震子归营。问游魂关守将是谁，雷震子唧哩呜啦一长串，最后看看姬发，手指在沙盘上戳了两个字。

殷郊。

姬发禁不住想，在每个殷寿当着他的面血淋淋割开儿子咽喉的梦魇中想，自己当真懂得过殷郊吗？

殷郊离开之后，他过得很艰难，更难的是，他再也无法向谁倾吐自己的艰难。他稀里糊涂地做梦，梦里他牵殷郊的手夜奔，逃出朝歌，逃进西岐的夜，逃进他们尚未彼此懂得的时节。他不愿醒。

醒来之后的世界，要他与夜里缠绵的人为敌。

沫、沫乡：朝歌古称

# 王陵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 三

那个叫周桓的孩子，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地，住进殷郊家里来了。

杨戩第一次见他，他正站在客厅歪头看壁画。壁画是整块敲凿取下后搬到这里，再完整嵌入内墙的。年岁日久免不了氧化斑驳，但壁画色彩仍显绮丽，绘笔工整细腻。绘的是广寒宫太阴星君泛月，其上太阴星君坤仪柔顺，瑞相端严，戴星冠，蹑朱履，着素纱之衣，手执玉简，悬七星金剑，垂白玉环佩；春容玉面，光莹万国，辉照无穷。

周桓转头看见他与他腿边端正蹲坐的白毛细犬，开朗一笑，主动问候他：“你好，我叫周桓。你就是蓝胡子吧？”

哮天犬改蹲为站，低低“呜”了一声。

杨戩微微颌首，心下已打定主意回头要质问殷郊他堂堂三头六臂肤如蓝靛殷元帥是哪来的底气倒要称呼他为蓝胡子。

他不如殷郊流连人世，懂那么多七零八落的典故。

周桓出现在这里，他不意外，殷郊为这张脸离谱到何种境地，他都不意外。

杨戩经过他往自己房间走时出言提醒：“壁画看看就行，不要碰，他最宝贝这个。”

周桓点头，补上一个“我知道”，擦肩而过时一眼认出对方发间那个三尖两刃簪。

杨戩爱上殷郊，是在殷商覆灭很久之后。不，这么说不准确。

杨戩意识到他爱殷郊，是在殷商覆灭很久以后。哪吒说那不是爱。

“那是比爱简单却麻烦得多的感情。”

“是什么？”

“在乎，人一旦在乎什么，就完蛋了，以后你做任何事前，都会先把那个人想一遍。”

杨戩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哪吒风火轮当啷擦响，飞走前骂他比自己这个莲藕做的还木头脑袋。杨戩其实说完就后悔了，不该说那个东海边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他真正认识殷郊，是在昆仑，在殷郊死过一次以后。那个偏执，阴郁，无边落木般的王族子嗣，从那时起便在他记忆中以苦大仇深印作底色。

他找姜子牙打听殷郊太子时期是个什么样的人。

“赤胆忠心，勇猛无畏，心怀天下，是天下共主的不二之选。”

他说哦，然后出去便遇上一个孤僻冷峻，肝肠寸断，拒他千里之外的殷郊。紧接着临阵倒



戈，弑父弑君，自戕绝命。他回去说师叔你骗我，你怎么能骗我。姜子牙初下山时的鹤骨松姿，如今唯余苍苍老态，老者难得没有露出嬉笑之色。

“杨戩，你没有见过，不代表他没有那样活过。杨戩，师叔没有骗你，殷郊他确实实一腔忠孝，一把悍骨，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奈何天命靡常，无容无则。你要记得殷郊是那样一个殷郊，哪怕日后无人记得，哪怕最后他自己都不再记得。”

开榜封神后，殷郊被封为“值年岁君太岁之神”“地司太岁殷大天君”，辖六十甲子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掌人间祸福。太岁，凶神，年中天子，不可犯，犯之则凶。至真至善之魂，配凶恶杀伐之位。可杨戩明明记得殷郊曾为百姓疾苦落泪时惊心动魄的垂眸。

杨戩于是体悟到姜子牙仙去前弥留之言，天意确是诞妄。

很多人怕殷元帅。众仙神讲不明白殷郊哪里可怕，私下也会摘出殷郊那身冷冽风骨与一双风流目来与同侪作一作谈资。没人得知殷元帅那双情目当年睥睨过何种山河，没人追问殷元帅那身烈骨遭逢过何种坎坷。知晓当年内情，因着念旧与感怀而称他一声殿下的神仙，在之后两三百年内陆续隐踪匿迹，遁入终南。后来之人尊他神君，敬他元帅，再无人提起当年那个家破人亡的太子殿下。

那回一个小仙君初初得道，被封为太岁神手底下排名最末的岁星，那仙君出来便哭了，旁人忙问殷郊何处吓着他，他腿脚无力跌坐在地，一个大男人愣是哭得泪眼婆娑，说：“神君对我笑了一下。”

殷郊是黎明前回来的。蹑手蹑脚把哮天挤下床，把自己挤进杨戩怀里。哮天跳上来换个地方在他俩中间继续团成球睡了，杨戩亲了亲殷郊额头，两个人什么都没说。

翌日杨戩起床，照例遛狗、泡茶、抄经。他仍是长发，束发时找簪子，毫不意外又在自己的三尖两刃刀旁边发现殷郊的方天画戟。就是因为殷郊总爱乱丢，他才会老是拿错。那杆方天画戟原是乖的，如今都被殷郊教野了，他用着尤其不顺手。

客厅里，杨戩在吧台这头泡茶，周桓坐那头吃早饭，两人有搭没搭讲了一些双方都不感兴趣的话题。杨戩问起那桩妖怪事件时，周桓正在剥第二个茶叶蛋。

“我没事，研究所的其他人后来去医院检查也没出问题，就是沫乡为了救我受了点伤。我事后回忆，感觉自己挺多此一举的，他那么厉害，就算没我肯定也能应付，我说不定还添乱了。”

“他伤了？”杨戩停住盖茶碗的动作，那听着不过低级小妖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伤殷郊的能力，“妖怪用了什么兵器吗？”可如此想来，凡铁同样没能力伤到太岁神。

“我没看见。那妖怪附在画里，可能借助的是画中士兵的刀。”

这个中细节，殷郊半个字都未同他讲。

“算了，不是大事。”杨戩自我宽慰，手底下那个好不容易从明朝活到今天的九龙公道杯差点就尸骨无存，“你住这里不用担心什么妖魔鬼怪，这是方圆千里最安全的地方了。”

“是因为门口那只镇墓兽吗？沫乡说那是真货。”

“……不全是，坐镇于此的是比那了不得得多的东西。”

“话说回来，那镇墓兽他到底怎么得来的，总不会真是祖传的吧？”

“具体我不清楚，只知道这东西上世纪被盗到国外去，殷……他从佳士得两千万拍回来的。”

“美元？”

“英镑。”

“啧，好阔的家底。”

周桓咋舌，杨戩倒是一副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尊容。

杨戩并不长住，周桓住进沫乡家这半年，杨戩拢共也就来过三次，满打满算只待了五天。

杨戩没有告知周桓自己全名，周桓只知道对方姓杨，也是个厉害神仙。但周桓却深知这位姓杨的与沫乡多么亲昵，光明正大、气定神闲的亲昵。杨戩来的时候，沫乡只会睡在那间蓝胡子的房间里。

有时周桓会问他，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他不会真这么说出口，他会欲盖弥彰，“杨大哥也是你收留来的朋友吗？”

意思是你会和杨戩睡觉就如同跟我睡觉一样吗？

这种问题自古没有定论，否则人类不会至今依然纠结。他不想道破，又不愿欺骗，“你们有点不一样。”

周桓的表情就会变得坚强，他习惯用坚强来掩饰自己的受伤。

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们在彼此怀抱中横陈，在对方的占有下想活想死想爱，想为对方痛也想对方为自己而痛，有冲动替对方哭出所有时过境迁的感伤。

周桓说爱，不敢说得太用力，怕告白一送出去就凋谢了。但还是让沫乡从酩酊余韵中长出荆棘刺来，眉眼中刚被浇灌出的伧俗风情被不合时宜的真心锻为一截匕首。

“你爱的不过是我扯成碎片不成全貌的东西。”

他下床离开，随意披在身上的衬衫挡不住腿心那抹浓稠乳色肆无忌惮滴淌。回卧室花半个小时把周桓留在深处的东西洗出来，在冷水冲刷下骂自己无可救药。

杨戩就不同，不会抛出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傻问题来烦他。因为杨戩一直都在。他们的关系，是无论何时杨戩来找他，都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是无论哪个年代他去找杨戩，都能随时差遣那个听调不听宣的灌江口二郎。用世俗百年尔尔的标准丈量他们的关系，实在肤浅。

谈过一些恋爱，遇过一些人，可能因为他始终蒙着假面，试图用谎言交换真实，所以从未有好结果。他消费无数咖啡与酒精，在永生中踽踽独行，同三千年前一样一败涂地。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太不祥所以害得周围人全陪他倒霉。于是躲回家去，带着自己蜗牛壳一样的房子四处漂流，假装一个地方同另一个地方不一样，会没那么凄凉。可不论他如何辗转，他都不可能去到一个更好的殷商。谈及历史，人们总绕不开改朝换代，犬儒书写历史的口吻仿佛一场战役失败或成功前后的世界有确切不同。新世界并不知道自己是新世界，殷商并不知道自己是陈旧，而是因为有了西周，殷商才成为前朝。他曾经在场，他曾经见证，所以他明白，时代的前进不过是更换齿轮。

他这一房子老旧东西，全是真的，只有他这个主人是假的。他不是周桓以为的那个人，也

不是他介绍自己时杜撰出来的那个人，他所处的这个人间，其实没有他的位置。他是强行把自己留在这里，像玄关那只镇墓兽，在过时之处镇守着并无容身之地的空间。人世从未善待他，他置身其中，故作冷眼，但仍是眷恋，时常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这样可怜。

周桓貌似性格开朗，其实由于身世的关系极其缺少安全感，给出的仰慕总也如履薄冰。偶尔半夜惊醒，身侧无人，半梦半醒喊一声，“沫乡？”他就幽灵一样飘进去，把自己瘦高身体拱进人类怀里，让周桓搂着像搂一个泰迪熊。在世人神仙那里，他是凶神，他是不可头上动土的太岁，在周桓身边，在这个灵魂身边，他不被惧怕，不被供奉。被爱、被仰望都因为他是他自己。他不必栖身于某个头衔后面，做那个千人千相却唯独没有自己脸的人。

转眼年关，除夕将近，周桓这天买完年货回来，进门就和沫乡抱怨超市有多拥挤，说完没像平时那样得到回应，就伸头越过玄关想看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一眼刚好和沙发上那两个陌生人撞个正着。

一男一女，都正襟危坐满脸严肃，看见他的表情既吃惊，同时又很努力想掩饰自己的吃惊。

虽然已是严冬，但由于这栋房子四季恒温，沫乡并不像刚从外面回来的周桓那样穿得严实，因为见外人的原因，也不如往日随意。纯黑衬衫与同色西裤，衣袖半挽，左腕戴着昆仑海军上将青铜表，右腕挂了串古意峥嵘的手链，难得的青铜嵌玉工艺，镶松石、黄玉与玛瑙。

沫乡隔半个客厅冲周桓微抬下巴，接着又紧锁起眉看手中那份报告。周桓一边把食材水果饮料分门别类放进冰箱，一边抽空打量这气氛诡异的三个人。没看错的话，沫乡叹第三次气的时候，那两位冷汗直接就又飙下一颗。

茶几上散乱摆着各式文件纸张、两台iPad和一台笔记本，压在沫乡手边那堆文件最上头的东西周桓从杨戩房门口瞟见过一次，是杨戩抄经的镇纸。周桓只当那不过又是个平平无奇的古董摆件，毕竟想不到谁家神仙没事拿番天印做镇纸。

周桓将办正事的空间留给三人，自己收拾完就回了房间，没想到三小时后出来拿可乐，三个人还维持着之前的姿势和氛围。

周桓取出罐冰可乐，给沫乡倒了半杯干邑，倒完看一眼对方埋在公事里不太开心的样子，想想还是照他习惯往酒里萃了份咖啡，最后又开冰箱拿了两瓶茶。

过去送饮料前特意又望一眼，正巧沫乡也在看他，这一下周桓觉得沫乡那一脸消沉中竟透出点眼巴巴的可怜相。

沫乡旁若无人啜着自己的咖啡酒，不动声色，但周桓知道他跟得了奖励的孩子般心满意足。

“离他远点，否则你明年从年头倒霉到年尾。你右手边那位。”

周桓悄悄把放下的茶水往旁边移了移。他右手边的男人咳嗽一声，朝他笑笑掩饰尴尬。

沫乡处理完两位值年太岁的新旧交接工作，时间已经过了当日零点，严格算，现在已经是除夕了。

周桓出来倒水见他撑着吧台发呆，怪招人疼的，一个没忍住上去就把人从背后抱住，脸埋进后背里蹭。

“对了沫乡，忘跟你说了，下午我去你衣帽间找了件毛衣穿，喏，就这件。”

“是吗，我没注意。”

“衣帽间有点乱，多了好多东西，杨大哥来过了吗？”

“不是他，那些是我妈妈送的。”

“怪不得，都很配你，妈妈眼光真好。”周桓说顺了嘴，没工夫细想这话自己说有什么不对，“那垃圾桶里那些呢？也是妈妈送的？”

“……那是我父亲送的。”瞬间沫乡语气连同脸色都阴沉许多。

周桓这会儿倒是警觉，察觉到沫乡提到父母时截然不同的说法和态度，试探着问：“你父亲，做了什么吗？听起来你们关系不太好。”

“没什么，他只是不爱我罢了。别那副表情，世界这么大，有恨孩子的父母也不稀奇。”

这点出身福利院自幼看尽人情冷暖的周桓深有体会。

“那你怎么不干脆把他送的东西都扔了？”

“扔了被别人捡去怎么办，他太晦气，连累别人我过意不去。”

两人边聊边往客房走，一进门沫乡就发现屋内同样一副忙于工作的杂乱样子，海报、地图和文件从桌上散到床上，电脑也停在PPT界面。

“都放假了还在忙？”沫乡随手拿起床沿那张海报打样，只一眼，神色就变了。他没让周桓看出来。

“节后有场巡回展，所有展品都是初次面向公众展出，所以排面很大，各地展馆已经提前部署很久，都很期待。”

海报上那件文物，编目人员给出的名字是，“错金银嵌松石云雷纹‘九州’剑”。

在他的时代，没人叫它这个名字。

“这次展品全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一号大墓，宫庙区遗址的下面。是上世纪末被发现的，有被盗痕迹，在当时属于抢救性发掘，而且后续发掘经过也很坎坷，数度停工数度重启，研究难度又很大，好几代考古研究者都束手无策。”

沫乡放下海报，拿起相关地图和陵墓平面图左右看了看，兴致不高，不怎么愿意听下去。但周桓大半夜却突然来了精神，跟憋了许久终于找到人诉苦似的开始侃侃而谈。

“这个一号墓诡异的地方不止一处。殷墟出土的所有墓葬中一号墓规模最大，位置也最为蹊跷，不在王陵区而在宫庙区。碳十四检测显示修建年份是在商灭周兴初年，但那时邑商已废，宫室毁坏，商族后世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伤怀，殷民闻之，皆为流涕。所以当时的商人根本没有能力在周朝统治下于废都为哪个王族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于是考古人员就猜测，在那个敏感时期，还能在前朝都城如此大兴土木的，只可能是周武王本人。”

沫乡攥着相关资料的手骨节青白，青筋毕现。

“蹊跷事这还不止，这座修于周朝初年、建于殷商旧都的陵墓，商朝风格浓厚，有符合商朝王族丧葬制度的殉葬坑，但全部殉坑内都没有殉人及牺牲。有无数车马器，玉器，青铜器，白陶，兵器及仪仗礼器，但没有一块甲骨，没有半字碑铭。最离谱的是，陪葬品中，竟然挖出了九鼎八簋，要知道按《周礼》，九鼎八簋可是不可逾越的最高等级丧葬规格，

当配天子。”

“既然没有字，你们怎么知道这是谁的墓？”

“这就是近百年来考古界最大的未解之谜，他们不知道这个墓主人是谁。甚至墓主人都不在墓里，一号墓那个极尽奢华之能事的棺槨中，没有尸骨，只有这一柄剑。”周桓指着 he 先前放下的海报，“所以最近一两年逐渐兴起一种看法，认为周武王建造这里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及后世子孙殷鉴不远，而非单单为埋葬某个人。还有更离谱的人猜测，司马迁所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中消失不见的那个九鼎，很可能一直都在周天子手中，而正是殷墟一号墓中的那九个鼎。”

“自古国灭鼎迁，哪有灭了人家王朝还把九鼎上供的道理，别瞎想了。时间不早，大过年的别为工作熬夜。”他伸手捏捏周桓后颈，当作晚安。而真正的晚安他从不说，因为觉得孤独。

周桓认为是自己突然聊起工作问题让对方感到无趣，心里充满抱歉，有点自责和不舍地抓住沫乡的手拉到唇边，吻了吻他手腕内侧。

“谢谢你收留我过年。”

沫乡顺势逗狗似的挠了挠他下巴，笑意不明显，出去时没忘关门。

「喝一杯吧。」

「这小子没一点眼力见儿。」

「我想杨戩。」

「你们别吵了他心情都不好了。」

「那喝一杯吧。」

半瓶酒下肚，堵不住法相喋喋不休的嘴。他活的时候酒量很差，成神之后却再没醉过。掐个灵符准备给杨戩传讯，法术施一半决定作罢。

他抓了剩一半的酒瓶在客厅壁画前席地而坐，痴痴仰望画上光华万丈的太阴星君。

冥冥中他对法相坦白早就厌烦这一切。三头六臂在他背后显出浩渺灵体，星斗回旋，流光泛滥，三个半身依次抚摸他的头。他往后虚虚一靠，回应法相的安慰，右手将脖间吊坠摩挲过一遍又一遍。

“可是，姬发，”他忽然盯向身旁某处，“我不在那里。”

## Chapter End Notes

太阴星：姜王后被封的神职

# 伐纣

## 四

万籁俱寂时分，有人借夜色遮掩，潜入驻扎于朝歌城外七十里的西岐伐纣军营地。哪吒敏锐察觉到有人踪迹，杏眼一凛正欲追去，被杨戩及时揪住后脖领子。哪吒怒目瞪他，杨戩摇头不言，竖手指在唇上比了个“嘘”。

主帅帐中灯火通明，来人悄无声息放倒帐外士兵，一身玄衣兜袍覆面，闯入营帐之中仿若凌空破开一道虚影。

姬发不等对方露出真容便知道来者何人。殷郊拉下兜帽，露出暮气沉沉的一张脸来，开口即是这严冬时节肃杀的寒气。

“退兵。”

“殷寿戮我百姓，踏我邦土，践天下之福祚，暴虐无道终日荒淫，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我若退兵，我就是西岐的罪人。”姬发唰地从棋盘前站起，满盘棋子兵荒马乱，“殷郊，该退兵的是你。”

“你兵临牧野，檀车煌煌，殷商国将不国。你想我退兵，又是要我做谁的罪人？”

“殷郊，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执迷不悟！武王伐纣，天命所趋，殷商气数已尽，殷寿必须死，朝歌城，必须破。”

“又是姜子牙那帮人跟你这样说的吗？天命所趋，好一个天命所趋，”殷郊轻笑，撩袍在姬发扰乱的那盘棋对面坐了，一颗棋一颗棋地摆好，“姬发，你懂什么天命。”

姬发心急，扑到棋桌上逼殷郊与自己对视。殷郊刚摆端正的几个士兵，又滑稽地翻倒下去。

“殷郊。”西岐的武王几乎是在求他了，“你不必如此，殷寿不配你如此。”

“那成汤子民呢，朝歌百姓呢，姬发，你劝我停手，可我若真停手，作壁上观等你踏平朝歌推翻殷商，到那时，我该如何，这九州之内可还有我归属之地？到那时，你又要我回到哪里？西岐，还是东夷？”

殷郊不怒不怨，被姬发紧紧攥住的右手渐渐松开那注定随波逐流的棋子，缓慢却坚定地将腕子从姬发掌中挣脱了。

“殷寿再不堪，终归是我父亲。天降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我殷郊，亡，亦亡于商土，成汤子孙但有一口气在，殷商，便不可灭。”

“你怎么就是不懂！”

殷郊笑容比烛火动荡。

“姬发，是你没有懂。”

姬发其实也只是不甘，不甘他被那么多人经年爱护、培养出的纯良热血，轻而易举就由他生父践踏掉。他们都没有勇气再向对方问一遍，如果是你父亲，你怎么办？

殷郊作罢，起身欲走，临时思及什么补上一句：“杨戩的伤，如何了？替我跟他道歉，我无意伤他。”

“你自己跟他去说。”

“那算了，料他也不会太怨我。”

“那我呢？殷郊，你这般狠心，怎知我不会怨你？”

姬发望而却步地站在那里，可怜而憔悴，头发也乌糟糟的，像很久没睡过一个好觉。殷郊知道姬发在等自己过去抱他，或者干脆悬崖勒马叛商投周。西岐武王，正以自己为筹码期望殷商储君回心转意。

但殷郊装聋作哑，垂下头去，仅仅是躲在兜帽阴影下等眼中来势汹汹的激浪过去。

然后他径直走出营帐，将一个悬而未决的故事断章和一颗七零八落的心，都落在牧野。

杨戩撤下隐身法术，从角落来到光下，看着姬发。姬发定定地看着营帐门。

棋盘上端正威风的那些棋子，倘若细看，位置全是乱的。

殷郊回到朝歌宫城，天仍未亮起。他在自己寝殿前的台阶上停了好一会儿才接着上行至殿门口。推门而入，偏头躲过迎面丢来的一个玉爵。

殷寿的“混账！”和玉爵同时当啷一地。

“逆子，你这身装扮是去了哪里？”

“我去找姬发一刀两断。”

“还在诓我！”

身后殿门霎时合拢，黢黑宫殿眨眼间亮如白昼。他的父王，披发长须，冕衣曳地，懒散着暴虐无常的脾性歪在塌上，身后站着一贯慈眉善目的通天教主。

“我教你出兵西岐你唯诺不应，我命你守卫朝歌你让人家打到家门口，我要你用你那从昆仑偷来的神仙法术壮我殷商气焰，你又道仙家道法不可妄为。如今两军交战你竟夜探敌营，不是通敌叛国是什么！我大商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

殷郊冷漠以待，倒是通天教主出来笑眯眯地帮他说话了。

“大王息怒，太子一时糊涂，误入歧途，只叹为时尚早，仍可挽回。”

言毕笑眼一眯，眸中精光毕现，殷郊就觉一阵肝胆俱寒之气从四面八方袭来，足下已然动弹不得，未及祭出法相化出兵器，双臂亦被无形之物牢牢缚住。

“好在我有先见之名，早将姜王后归天那池春水改了模样，只消将太子投进汞池净一净心，大王便会重得一个忠心耿耿的太子。”

殷郊受困之下五感渐失，最后连殷寿的脸都已看不清，却还勉强分辨出他亲生父亲谈及他时话里的嫌恶。

“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好儿子，我要的是条狗。”

通天教主听罢春风和气地笑了。

“这天下都是大王的天下，大王要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是什么东西。”

殷郊在汞池中浸了整七个日夜。

第八日晨，曙光熹微，池水异动，沸腾不止，宫人忙不迭禀告殷寿。殷寿执剑而来，只见池水滚沸，似有何物在底下掀江倒海。不多时，一只肤如蓝靛，遍布青筋，指爪尖利的手便蓦的扒住池边往外爬。那胳膊的蓝青之色鲜亮妖异，由掌至肩蔓延，及扩至肩膀已是正常肤色。伴随一阵宛如野兽嚼碎生骨的怪异声响，一个湿淋淋几乎不成人形的东西从池里爬出来。

朱砂发，赤血眸，没有瞳仁，左臂幽蓝筋肉暴起，面生三目，目目泣血。

他在池边摇摇晃晃，身形佝偻，似乎费了很大劲才能挺起脊背。

“殷郊？”

殷寿惊骇莫名，不知殷郊到底何种遭遇才突变成如此恐怖形貌，见他站直后咧嘴似笑非笑朝自己走来，一时惧怒交加，举剑直直就刺了过去。

殷郊也不躲，硬挨了这剑，惨白面上三只血眼各有神色，或怒目圆睁或胆怯畏惧，整张怪物般的面容上只嘴边挂着森然的笑。

他握住洞穿心口那剑，手掌连带胸腔逆着剑身往父亲那移，长剑自他后心穿出个窟窿，血淌如瀑。他满手猩红去抓父亲的手，殷寿立时弃剑而逃。殷郊见状面露癫狂，丝毫觉不出疼似的，反手又将直没到柄的剑拔了掷出去，钉入地板三分，挡住殷寿去路。

“父王。”这声唤得竟是格外清楚。

“孽子！你竟真敢弑父！”

“我杀你又如何。”殷郊耸肩嗤笑，“我又不是没杀过你你又不是没杀过我！”

凌空只听浑钟一震，直击魂魄，宫女与大王不分尊卑贵贱，通通倒地不起，像同时被抽去骨头。

殷郊仰天长笑，狂悖疯魔，怒发冲天。他慢条斯理走向殷寿，骑在父亲身上，扯开碍事衣物，左手锋利似刃的指甲一层层划开皮脂与肌肉，左臂伸入腹腔，避开脏腑，往上直掏心脏。

滚烫泵张的一颗，剜出来，看也不看丢入汞池。

“还叔祖。”

又跪趴着挪向不远处瘫倒的宫女，用尚且没沾染太多脏血的右手，从宫女头上拔下一只钗，再失魂落魄如丧家犬一样爬回去，一钗扎穿殷寿尤自残喘的咽喉。

“还母亲。”

最后他颤巍巍爬起来，化出雌雄剑摇头，捡起父亲刺他那把剑也摇头，惶然焦躁地在屋中绕圈子寻找，直到看见墙上悬挂的一件仪仗玉钺。

他取下玉钺，凝视殷寿含冤带恨的眼睛，对准父亲脖子连砍十下，直至玉刃崩裂犬牙参差，藕断，丝不连。

“还我自己。”



杀完殷寿，他抱头跪下，完全失去理智，滚在血泊里狂笑，狂哭，哀嚎。天雨粟，夜鬼哭。他婴儿般蜷缩起来，生父和他自己的血裹住他，沾满他的身体，好似生命原初时温暖的胎衣。他怪物的身体慢慢还原本来模样，喉中笑声渐淡，只余哭声。

满屋被殃及的宫女侍卫此时回过神来，恢复些许气力，纷纷惊恐不已地跑出去，一路高呼。

“太子弑君弑父！太子疯了！太子终于疯了！”

终于疯了的殷商太子，蜷在父亲的尸首边，怀中抱着自己亲手砍下的头颅，颤如婴孩，啜泣不止。

“母后……

“母后……

“母后……母后……好痛……”

不再有活人能听到他的呢喃。

不知躺了多久，血泊都凝成一滩软滑的冻状物。他的法相忽有感召，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喊从灵魂最体己处传来，发出警示，盖过周遭一切声浪。

「快逃！」

「快逃，殷郊，快逃！」

他抬头，只见天罗地网，兜头罩来。

那夜杨戩问他，是否会怪殷郊。

“我不会怪他。我亦不会妥协。”

姬发给出如此回答。

五百年前，商汤代夏，改朝换代的第一项措施便是改正朔，将夏历十二月定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岁开始。是日甲子，正月，寒潮砭骨，整日阴晦，雪却行迹迟迟。朝歌地界腥云蔽日，四方城门悬剑，阴阳颠倒，进退无门。

姜子牙掐指演算，第一日，见朝歌城中红光四起，告诉姬发殷寿已死，成汤子孙历代以臣弑君，以子弑父，败局已定。第二日，四剑祭起，倒悬四方城门，诛仙阵既成。姜子牙提醒他做好万全准备，次日伐纣大业便可功成。第三日，姜子牙于雪龙驹下占卜蓍草，卜罢仰头望着马上的武王，“除去阵眼，此阵可破。”

姬发问阵眼是何物。

“成汤最后血脉，当今天下共主。”

姬发一个晃神，跌下马来。

他不会妥协。不会妥协不会妥协。

半晌，他爬起来，骑上马，独自奔回营地，枯坐整日。至夜，朝歌方向传来凄厉长啸，风吹不散，寒彻不绝。姬发灰败着脸问姜子牙那是什么。姜子牙说那是朝歌城中被诛仙阵蚕

食的百姓生魂的惨叫。

“此阵歹毒，待至天明，朝歌将沦为炼狱，流血漂杵，唯余满城厉鬼枯骨。再消一日，方圆千里，亦遭池鱼之殃，九州难能幸免。”

姬发双眸血红干涩，望向杨戩，期望神仙此时再将那个问题问一遍，好似他能给出不同回答。

他寻琴声来到太子院落，院中花叶满地，清池潋滟。院中那株泪柳枝斜叶茂，春意盈盈。殷郊的琴台照例摆在树下，鬼侯剑横于案沿。

姜王后曾言，殷郊那双手本是为了抚琴，而非执剑。母亲心疼儿子，又怨丈夫令儿子染了满身不合衬的杀伐之气，奈何困于宫闱，无可奈何。她疼惜她的骨肉，却对父亲同时施加其上的污浊束手无策。一个孩子，是很难理解父亲对其没有爱这事的。

孩子以为自己不被爱着和确实不被爱着截然不同，这一点，姬发懂得。八年离家，他也不免哭过自己或许亦是那个冀州城下不被承认的儿子。

八年中，王孙琴音常与记忆中哥哥的簫声融为一曲。

姬发行至琴前，照例在殷郊对面盘腿坐下，托腮把人盯住。

“我等你很久。”殷郊抬眼看一看他。

“等我干什么？”

“等你帮我与这世界做个了结。”

姬发脊背一寒，琴音犹自绕梁，琴与案却都不在，两人跪坐相对，中间只横一柄鬼侯剑。

“我不……殷郊，你知我有多……”姬发颤颤伸出手去，却无论如何都触碰不到殷郊的脸颊，“我有多……”

殷郊微微倾斜了头，用半是讶异半是怅然若失的神情望他，知他想说什么。

“姬发，你怎么能用爱这么浅薄的字眼概括我们的感情。”

他主动抓住姬发的手，没有握，也没有领着那手去摸自己脸，而是向那掌中塞了一柄剑。

“我不能。”姬发将剑甩开，但一眨眼，鬼侯剑又出现在他们之间。

“姬发。”

他面前的殷郊一如往日，锦衣繁饰，矜贵高傲。只是面容更加沉静，眼睛前所未有地通透，如同姬发平日在将箭搭上弓弦之前便知晓它能穿透目标的那种确信。姬发几乎能从那黑曜般的眼瞳中瞧见自己的投影，他迟钝地意识到什么，往后撤了些许。

“你，你……你不是……你是哪一个殷郊？”

“只有一个殷郊。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殷郊。”

殷郊眸中话里那支箭轻而易举洞穿他，他呆愣片刻，突然醒悟，濒临崩溃地吼道：“你早就知道……你早就知道！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对不起。”殷郊眉眼哀愁，苦笑拾起鬼侯剑，指尖细细摩挲剑身暗纹，“对不起，我找过了，我试过了，我真的试过了。但是姬发，这个世界，没有我们脱身的出口。”

他荒唐而英勇的灵魂，是时代的祭品。

殷郊跪立，不顾姬发的抗拒将人拉到自己身前，在姬发的泪中托付过去鬼侯剑的剑柄。

“怎么，你忘了吗，你是天命。”他贴过去，捧住姬发的脸，“后世载你，武王伐纣，而在你的故事里隐姓埋名，是我的天命。武王伐纣，我是后半，我是伐，我是纣。”姬发的泪烫着他手心，他却只是笑，“姬发，别再让旁人杀我。”

“不要，不要……殷郊你别这样对我，求你别这样对我……殷郊，殷郊……”

他的眼泪灼烧殷郊手心，然而殷郊只是轻轻地，拽着他的手，将鬼侯剑对准自己心口。

“不要！我说我不要！”

“姬发，你我手段不清白，但你我感情，最最干净。”殷郊看个孩子无理取闹那样笑，眼里盛满他，最后一次，将自己投进他的怀抱里，“只是可惜……”

周武王撕心裂肺的痛呼撕开幻镜。天下与殷商最后储君尚温的尸体，都在他手里。

城外，雪终于下下来了。爱比死冷。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人世千载，俯仰之间。

白雪怜悯地覆盖一切，哪怕是道旁奇形怪状的雪人，朝生暮死的凡人，或满目疮痍的神。

周桓买完两杯热可可，特意踩着新雪嘎吱嘎吱地来到沫乡身边，顺对方目光好奇望向夜空，却听见对方哑嗓子呢喃一句。

“只是可惜了，你我未得善终的相遇……”

“你哪里不舒服吗，是不是冷了？”

周桓把两杯热饮让沫乡拿着，转而就去摘自己的围巾，嘴上嘀嘀咕咕地埋怨：“你们年轻人就是死要面子，我就说今天特别冷要多穿点吧，来，裹紧点。”

沫乡略微高出他小半个头，垂眼看他这样忙活，眼中黯然被野蛮而温柔地驱散了。

“三千多年前的今天，我死了。”

周桓愣住，没缓过劲儿来似的继续着帮他戴围巾的动作，依靠惯性盯了盯他的脸又盯了盯地上的雪，然后移回沫乡脸上，突然伸手捧住那脸揉了揉。

“哎呀你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我……”周桓慌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日子，当然也不能用准备年货的方式大肆庆祝或祭奠，但沫乡用这样寻常的口吻说出来，不伤感，不郑重其事，倒让周桓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抽痛。

一路无话。雪不大，毛绒绒地往人身上落，街上很少行人撑伞，他们也一样。路边铲成一

堆的旧雪被踩化了，踩脏了，新雪也同样往人间飘得义无反顾。

又消磨过一年。

沫乡进家门前回头，他的庭院即便覆雪也四季如春。千年泪柳，万古长青。这个人间，他没有凋零真是奇迹。

夜里，周桓下楼，见沫乡坐在落地窗前，淋一身月光。外面的雪不知何时掺杂进小雨，草木无处可躲，叶片捧着雪和雨水摇摆，泪汪汪的。

沫乡翘腿坐着，单手一只青玉爵。他身上有种周桓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窥见过的高贵与优雅，那不是扮演或装腔作势就能学得半分精髓的气质。他令人有这样感觉，仅仅是因为他生来底色便金玉交叠，他生来，便明月高悬。

然而。

“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不幸福。”

“不幸福是什么大恶吗。”沫乡没转头就回答。

周桓坐在最底一层台阶，抱膝望他。

“你说三千年前的今天你死了，那时候，有人祭奠你吗？”

“我那时命不好，世道也乱，族人都死光了，仅一个故友记挂我，但他身份所限，也没条件给我葬得锣鼓喧天。”沫乡低头看手中昔年被精挑细选、百般雕磨的酒爵，烈酒入喉，醇厚浓郁，他却像没尝出味道，“他太傻，认为那样能留住我，认为我还回得去。”

千年百年，百年千年，他不生不灭地自我缠斗，怀念没有活过的时间，那时节黄河奔腾过王朝显赫地基，溺毙垂死的太阳。他活着，无数次想，姬发又何须大动干戈给他建一个陵呢，分明这人间就是他的坟茔。

周桓转向玄关那尊面目狰狞的镇墓兽，那东西突然也没那么可怕了。

“但你还是活着，成了神。”

“死亡不是目的，而是途径。关于我，他们胜了。”

“他们是谁？”

“现在奈何不了我的人。”

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人要学会敬仰别人的胜利。

沫乡起身，叹气声听着是又厌倦了。他逆着月光朝周桓走来，周桓第一次看见他喉间血痕，那般生动的腥红，埋没三千年也仍是活的。

他们就是这样杀了你的吗。周桓问不出口。

凡人的吻代替疑问供奉给神被斩过的咽喉。沫乡没有推拒，反常却驯服地顺着周桓吻他的力道微仰起头。

爱无济于事。

周桓无法经由那疤溯洄而上亲吻沫乡千年之前被亏欠的伤口。他苍白消瘦的爱人，性情与骨骼同样嶙峋，旁人看他阴气森森，青天白日一道影。周桓看他像回南天，往屋里一待，

整栋房子连同其他人都能拧出一把水。

## 溯洄

### 五

商灭后两年，姬发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思虑过重，夜不能寐。弟弟前来探望，感怀道：“殷郊如今该比你我都大出许多。”

姬发摇头。

“不，他是十九岁。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杀了他。他不会长大，亦不会变老，他死在十九岁，便一直都是十九岁。”

殷郊死了，绝大部分的姬发也死了。

他常眺望朝歌方向，宛如把魂丢在了那里。夜里总是醒着，枯守熬煎，直至双眸干涩疼痛。一闭眼亲族死亡便轮番上演，死气沸反盈天。很多次被噩梦惊醒，冷汗涔涔，他都以为那是殷郊的血一路蜿蜒出他梦境中沉尸的深渊。

他很少落泪，意识不到自己在哭，神思褴褛，要么整日不吐露半字，要么彻夜呢喃，笑也支离。他熬坏了眼睛，不吃热食，雨雪天薄衣赤足跑进天穹底下跪地不起。

西部邦国送来的獒犬顺他心意，威风高大，又通人性。他带在身边，稍感快慰，没过两日，太保作《旅獒》劝他不可玩物丧志，他就把那狗又送了出去。

是日凌晨，姬旦闻讯赶来王宫，唯见兄长陷坐在他薄暮冥冥的潦倒中，形容凋敝，像被胡乱掷弃的一件旧甲。姬发不问周遭，白翳斑驳的眼珠死盯住殿中某处，口中温柔低唤自己缘慳一面的故人。

“殷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在哪里？”

“你出来见见我……”

“对不起，殷郊，我找不到你了……”

“殷郊，这里好冷，你抱抱我吧……”

姬旦命人燃起更多暖炉，泪眼握住哥哥冰冷生硬宛如冬日枯枝的手。他不知道哥哥口中的“这里”是哪里。

姬发当然明白自己大费周章修建那个王陵挽回不了任何人任何事，他当然明白殷郊不可能在那个壮阔森冷没有活物的地下坟冢里等他或等轮回。可天大地大，仙佛在世，有谁能告诉他他想见的人到底在何处。有谁能告诉他，是的，人活一世百般折磨千般苦痛就是为了奔向一个既定的遗憾。是的，他献祭了那么多，践踏了那么多，到头来，还是一个对自己无计可施的败者。

“殷郊，”姬发对虚空某处笑了一下，“我……”

殿外又一年初雪降下，白日冻结。

克商二年，天下未集，周武王于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周公向先王祭祷，愿以己身代武王侍奉鬼神。

未久，武王崩。

周桓是孤儿，小时候在福利院的日子既没有美好到需要大脑腾出空间造纪念碑，也没有难受到需要特别铭记，更没交到朋友，所以离开时院方和他自己都不拖泥带水，双方都像甩掉一个累赘。没有回头的道路与理由，那段日子是悬崖，越过就是生还，是万幸。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考了本校研究生，得几位老教授青眼，对他一路资助与栽培，所以逢年过节他往各位教授家跑得都勤快，平日大事小事只要老前辈开口，他能帮就帮，绝无怨言。

节后挨个给几位老教授拜年，这天他忙完回家还没到中午，进门没见沫乡，杨戩在沙发上坐着撸狗喝茶，面前悬空飘着幅法力凝聚的地图。

周桓喊了声“杨大哥”，杨戩礼貌微笑算回礼。

“怎么今天才来，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们……和沫乡一起过年。”

“无妨，我们不差这点时间。”

哮天在沙发上睡得肚皮朝天，杨戩不时揉它肚子，一揉它就扭出新姿势，歪七扭八躺得实在舒坦。

“这几个标红的城市怎么了？”地图上那几个额外标记的城市周桓都不陌生，出于工作原因，他出差经常会去到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有妖魔出没。”杨戩也不避讳，抬手变换地图形貌，让具体出事地点放大显示，“很巧，全是博物馆。”

周桓看着看着就皱起眉，跑到杨戩正对面的沙发坐下继续盯。杨戩煮开沸水，闷了茶，烫了个新杯倒满，推到周桓面前。周桓伸手去拿被烫到手，冷了一会儿才端起来往嘴里送。

“这几个馆，我都去过。”

“什么时候？”

“半年内吧。”

哮天软塌的耳朵抖了下，滑稽地抬起半个脑袋盯着周桓瞧。

“……顺序呢，你还记得吗？”杨戩试探着问。周桓说等他找找，接着掏出手机一阵划拉，弄清楚后竖根手指对地图比划，杨戩轻抬下巴示意他可以直接在地图上操作，他就像玩贪吃蛇一样把地图上那些红点按照先后顺序连了起来。

哮天扑腾一下翻身，改躺为趴，狗脑袋垫着杨戩膝盖，眼睛机敏地对周桓打转。

正是那个妖怪作乱的先后顺序。

“不太一样。”杨戩说，右手食中二指一扫将地图收了，“博物馆就那么多，难免重合，你别挂心。”

“没事，我还以为能帮上点忙。”

周桓潇洒起身，去厨房给自己捣鼓了点吃的，半晌又跑过来，有点羞赧，动作也不干脆像预备干坏事而躲着什么。杨戩疑惑地跟着他望一眼楼上——屋主人还在睡觉——听见人类青年压低声音问。

“我知道我不该瞎打听，但是杨大哥，你能告诉我沫乡他究竟多少岁吗？我是指——”意到嘴边难以形容。

“他第一次死时，十九，之后便保持了那时的容貌。如果我没会错意，你问的是他这具躯壳的年龄，那他这三千多年来一直都是十九岁。”

那个时刻在杨戩记忆中与日月天道同样永恒。他以永生镌刻那个在故事最初他没能救下来的人，以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期的时间反刍那个他本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弹指一刹。属于殷郊的凡人生命在那时划下休止符，不会再长半岁。他爱的人，死在他爱上他很久之前。

“什么叫……他第一次死？”

“他……这不是该由我告诉你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告诉你，你就不应该从别人那里听到。”

“即使是你？”

“即使是我。”

殷墟一号大墓的展览定在节后，他自然收到邀请函。

本想拉杨戩一块，但显圣真君近来公事繁忙，挪不出时间，又想着参观自己陵墓陪葬品这事确实不让人痛快，杨戩那个隽秀清冷的性子，到现场可能比他这个当事人还要睹物伤怀，索性也不强求。杨戩一贯比他自己还更忌讳他的伤疤，辜负杨戩的柔软，令他有罪恶感。

倒不是有多大热忱围观自己的遗迹，只是想探望探望从前佩剑。错金银嵌松石云雷纹“九州”剑当年在他手里的时候，仅以二字为名，唤作鬼侯。它是曾杀过他的剑，也是如今天地六界唯一能以凡铁之刃伤他的兵器。

他随着人流往厅内走，路过姬发葬给他的金石铜玉，车马仪仗。九鼎八簋锈化了细枝末节，却依然声势浩大地镇住千年后众心澎湃的场面，吸引无数惊叹与唏嘘。当年他昆仑归来后去到西岐，姬发特意找最好的工匠与琴师专门替他打造了一台五弦琴，木材用料、琴弦质地、漆饰纹路，无不万里挑一匠心独具。那琴也陪着葬了。埋没黄土之下，无人养护，无人爱抚，在又与他相逢之时，已腐朽成和泥土难舍难分的面貌。而凋朽之物，是生不出灵的。

他隔玻璃望那一摊发硬的烂泥一样的废木，几乎要扑进去捧在手心用眼泪浇灌一趟，如若能使其复苏，要他用血都可以。可惜，仰望没有令万物生长的力量。

鬼侯剑几乎还是当年那个样子，晦暗了些，寥落了些，但还是他记忆中那个锋锐难当的潇洒模样，除了——

他错身挤过一位观众凑近了看，神情惊愕。

“不见了……”

身旁观众离他近所以听到他低语，下意识接茬：“什么不见了？”

他没搭理，一眼扫遍展厅，没发觉其他异样，转身拨开人群往外走，同时掏出手机联系博物馆馆长。

一般人弄到相关考古档案不容易，所幸他不是一般人。一个半小时后，他出现在隔壁市考古所存放档案的库房，屋角的监视器对他而言形同虚设。



翻翻找找十几分钟，杨戩的传讯灵符鬼影似的窜到他眼前。

“你刚刚很着急的样子，鬼侯剑出什么事了？”

“灵消失了。我上次见它，剑灵还在。”

“那是什么时候？”

“七、八十……也就一百多年前。我刚从人间回来——那时候的事你知道——听说墓被挖了就偷偷跑去看了一眼，那时候，剑灵还是在的。”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

“你忙你的吧。这种小事用不着你，况且我就是好奇而已。”

“你等着我。”

他轻轻弹指，灵符燃尽。

手边资料已经摞起老高，他算着年份，又拿过一本，一翻开几张熟悉照片就映入眼帘。泛黄起皱的老照片上，刚见天日的鬼侯剑躺在一个稍显简陋的木盒里。出土年份一栏显示，1929。往后一页，蓝色钢笔填写着文物情况，再往后一页，是参与本次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姓名。同样的蓝色钢笔字迹，边缘有些毛糙。

他一个个扫过这些名字，直到其中一个粘住他视线。

有种幽深清静的森冷爬上他脊背，让他被久远的深水溺住，动弹不得。

没有放任自己麻木太久，他将弄乱的一切恢复原样，再次回到展厅已经过了当日零点。博物馆阖寂冰冷，退去人流的烘烤，变成一堆燃到头的灰烬。

他和法相站在鬼侯剑前，十一只眼睛同一件死物面面相觑。

「到回溯到什么时候？」

「废话，当然是剑挖出来的时候。」

「可那样又不能知道前因后果。」

「要什么前因后果，他自己就是前因后果！」

「我看还是从那家伙出生开始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万一这里头有鬼呢。」

「你们当初按我说的把这剑折了就没今天这么多事儿了。」

「现在开始吗，殷郊？」

他点头，没什么表情。左边半身半透明的幽蓝胳膊穿透玻璃，握住剑身，中间的法相捂住他眼睛，右边半身三目紧闭，随即眉心天目大睁，瞳绽赤光。

# 鬼侯

## 六

光绪二十四年春，黄河以北、洹水之滨一个小村落的教书先生受邀给村西年初没了丈夫那家刚满月的幺子取名。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遂取云何二字，叫作姬云何。

云何出生便没了父亲，五岁时母亲投水。幼丧所亲，旁无弟兄，藐然一身。吃百家饭长到八岁，当年为他取名的教书先生回乡省亲碰到他，万分疼惜，收作义子，带他去了北平，送他进新式学堂读书。

民国七年，云何二十岁。听闻当时各国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大肆收购的甲骨文碎片出土地竟然就在家乡附近，他立刻便收拾行李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故乡安阳。他看见的，是非科学挖掘造成的满地疮孔，私人盗洞及垮塌地陷造成的土坑。他从村民手中高价收购，也自己挖掘找寻，为挽救那些刻满诡秘文字的骨片尽绵薄之力。不日养父病危，他不得不抛下手边事赶回北平，离开前夜，他最后一次去到往日掘出甲骨之地，与月徘徊，对月惆怅。子时刚过，他经过一处土丘听得小兽呜咽之声，杂草丛中，竟团着一只刚出生眼都睁不开的小狗崽儿。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狠心呐……”

如此荒野，若弃之不顾，不过天明就会被黄鼠狼叼去吃了。姬云何不作他想，抱起狗崽捂进怀中，次日一同带回北平。

半月后，养父离世。养父母膝下无子，只他一个收养来的儿子。养父逝世后，姬云何便留在养母身边，十年未再远游。他那时跟随国内钻研甲骨学研究的老师们研习甲骨，逐渐将这骨片上风蚀破碎的神秘文字与史籍中寥寥百字便叙尽的上古王朝联系在一起。

那捡来的小狗通体银灰，只脖上围了细细一圈白毛，长成后略高于成人膝盖，琥珀瞳，似狼非狼，瞧不出品种。敏锐机警，只对家里人亲。虽看着凶猛，但从从不伤人，反而多数时间都懒懒的。姬云何从家中众多细碎骨片中挑了铜币大小的一块，将边缘打磨光滑，穿孔系了青绳给小狗挂在脖子上，算是告知旁人这是个有主儿的，莫要随意虏去吃了。骨片上的符号，在上为“辛”，即宫门上的某种构件，在下为“丙”，是宫门的象形，上下凑起来，即是个甲骨卜辞中的“商”字。又苦于起名，便回想捡到狗崽的地方，翻阅典籍，取了今地古意，唤作沫乡。

沫乡两岁时，有次陪姬云何出去，当街冲撞云何，避过一辆发疯的西洋小汽车，白面书生隔着衣袍磕破了腿，一转头自家狗儿躺车轱辘底下鲜血横流。请了兽医来瞧，只说脏腑都撞坏了，没得救。姬云何心灰意冷，默默把狗儿放进它平日最喜欢的蒲团上，擦净身上血污，守了一夜。天亮时姬云何被惊醒，沫乡不在身前，闻声跑去院里一看，那狗竟生龙活虎地围在养母脚边乞食。养母抹着眼角念叨菩萨保佑呢，菩萨保佑呢，一边把狗耳朵揉变了形。

民国十八年，姬云何跟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去安阳参与殷墟建筑遗址的发掘，同年九月，考古组发现数处集中盗洞，由此揭露隐藏于宫庙区地层之下的一号大墓的真容，立即开启抢救性发掘。王陵规格的墓葬中没有任何尸骨，棺中卧着一柄长剑。那剑千年不锈，寒光犹冽，观者无不震慑。姬云何荣幸参与开棺与陪葬物的转移，取剑时仅仅不甚碰到剑刃便被割破了手。组长责怪他不小心，找人把他换下，又感叹这剑真真了得，经历千年竟还能吹毛断发。

次年，北平传来家书，养母在信中说沫乡近来厌食，终日恹恹，怕是要不行了。想来猫狗寿命终究短暂，动荡年代人活古稀已是不易，何况寿终正寝，而距他捡到沫乡，已然十年倏忽。姬云何本就无意这么旷日持久地待下去，择日便开始了结手头工作，回去家中。

几乎同样场景，他神情戚哀守着爱犬，一手捧书，一手抚摸沫乡艰难起伏的肚子。几个天明过去，他打盹惊醒，爱犬一改昨夜病态，又在院中活蹦乱跳。不同只是他的皱纹攀上眉梢眼角，而养母腿脚早就经不起动弹。

一年后的端午前夕，母亲梦中亡故，无病无痛。空寂老宅中除去一人一犬，只余院中那株桃树还勉强算个活物，虽然那枯桃也已三年未开过花。

转眼数度春秋，几遭寒暑。距他捡到沫乡，已过去整整十九年。姬云何自幼体弱，年岁渐长更加病骨支离，他时常爱抚狗儿脑袋，几分明了几分唏嘘。

“我早知你是条不寻常的狗儿，这世间哪有能活这么久的狗儿呢。”姬云何看爱犬总觉它仍同当初一样小小的肉肉的，抱在怀里滚烫又不老实的一团，哪怕邻居逢人便指摘他这狗恶狼一样怕不是不祥之物转世。小狗听不懂闲话，不惊不扰的，从来只管把头往他掌心拱，舔他的手。

远处夕云乍起。

民国二十六年，姬云何在堂屋长椅上一睡不起。那犬在侧彷徨呜咽，而后哀鸣止息，走去院里，琥珀瞳铮铮凝望天穹，跳入井中。

地上后夜，战火烧到北平城。地下两个灵魂久别重逢。

杨戩在黄泉路上等他，他一身狼藉，对方挡在面前看也不看，风风火火掠过直冲奈何桥而去，兽耳兽尾仓惶间都未收回，同衣服一道湿透了，留一路凄厉水痕。

姬发如往常每一世那样在死后复苏前世所有记忆，等在桥边。这一世他等得格外心焦，因为前面已经连着六世殷郊在他死后没有来，他害怕这次也是一样。他更怕的是他不明白殷郊怎么了。

直到远处一道人影携疾风骤雨的气势奔来，姬发眉眼才舒展开。

“殷……不，沫……”那耷拉着的尖耳与银灰犬尾令姬发瞬时明白一切。

“姬发，我放过你了。”殷郊开口就逼退他所有防备，“我不强求了。我答应过自己那是最后一世，我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只能看你离我而去。我妥协了，姬发，我妥协了。”

姬发分不清他脸上湿哒哒的是水还是泪。

遗忘的人总比铭记的人来得幸福。他途径过他所有生命，到最后还像没来过一样。

姬发无措伸出手去。殷郊退后一步胜过千言万语。

“够了。”

他做过看客，做过擦肩而过的人，也做过弃之郊野的婴孩，流落荒丘的小狗，指点迷津的算命先生。他做过他在意或不在意的所有人事风景。

他在姬发的颠沛中将自己耗尽。

永生令他蒙尘。

“姬发，你已经做到当年遗言，你爱过我了，你用你能爱的所有方式爱过我了。这就是我们

的结局了。”他说得仿佛自己千年困守仅是配合完成一场旧日的坚持。

殷郊又退一步，嗓子里降下风浪，呼吸都像哽咽。他这次转身没有犹豫，只揉了揉眼睛。

身后和以后再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管了。

溯洄结束，一阵手机铃声平地炸响，惊起午夜涟漪。屏幕上“周桓”二字如一柄破冰斧凿裂他面上的冰层。他顺了两口气才接起来，对面很是嘈杂，周桓似乎在跑动，杂乱呼吸和慌乱噪音缠成耳机线。

“沫乡，有人在追我，妖怪在追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呃……”

“等我，我马上过去。”他几秒前尚且残留一丝迷障的大脑彻底清明。

“他是剑……沫乡，他是剑。”

“什么？周桓，周——”

不等他得到任何回答电话就已挂断，只不过挂断前，他隐约听到一声犬吠。

但他没空琢磨太多，一通过手机的位置共享查到周桓定位，就立刻马不停蹄赶了过去。周桓在本市考古研究所的地下车库。所有疑问都没有困扰他太久，他很快就弄明白那句不清不楚的“他是剑”是什么意思，就在那柄熟悉的剑从妖怪手中脱手直直没入周桓胸膛的时候。瞬息之间，这一切在他眼前发生。

他恍神，无数盘根错节的时空在这时交错，无数互不相干的死亡在他眼前重合、交融，他在这极短的怔忡间醒悟，长久以来他对与姬发有关的全部事物做出那般激烈的反应，都是源于他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幻想。

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后来的嚎哭与哀愁，原来都是最开始那笔旧账的代偿。

他咬紧了牙，眸色千里冰封，闪身将即将倒下的人类青年护在身后，右臂一挥祭出方天画戟，瞳孔微蓝，振臂横扫一道红光就劈开虚空飞了出去，就要将那雾气氤氲不辨形貌的妖怪对半斩杀。

那妖怪逃无可逃，在殷元帅法天象地的威慑下狼狈逃窜，眼看躲不开方天画戟这要命一击，缩成灰蒙蒙一团抵死尖叫，音色凄厉刺耳，吵得整座地下车库内警报此起彼伏。

然而杀戮却没能如愿上演，方天画戟那一斩临到近前被斜里飞来的白光凭空挡下，长兵相接声势铿锵，两股强力难分你我，余波震荡出去，将车库内的车子震得原地腾空十公分又重重落下。

“放肆！”

他怒气正盛，头发都快烧成朱砂色。十几米外那团雾气瑟瑟发抖，半空掉出个四肢纤细的少年，少年跪地就哀声讨饶，在太岁神声威下缩得像只老鼠，自知犯下大错，小脑袋是半点不敢抬。

他眉目森冷，倒提方天画戟，作势再斩。

“住手！留他性命！”这声音他再熟悉不过。

妖怪身前随即水波迭荡，清波散时正好现出杨戬人来。

“先留他性命，我可以解释。”杨戬来得急，又怕他脾气上来不听劝，先行示弱收了兵器，几步跨到他跟前按住他右手，瞄了眼地上的周桓，确定对方没有大碍才接着说，“周桓没事。看着我，你看着我。追踪这些妖怪的途中我查到些东西，事实可能跟你我设想的都不一样，但你在动手之前有必要知情。”

杨戬硬将他脑袋掰过来正对自己，扶住脖子，拇指压在耳后不时蹭一蹭，捋顺太岁神焦躁的呼吸。原本抓他小臂的手也慢慢下移直到覆上那青筋凸起的手背，耐心地等方天画戟举起白旗，遁入无形。然后杨戬握住他的手，感受到对方同样大力地回应他，虽然面上仍执拗地不肯服输。

“他吞噬鬼侯剑灵借以作恶，还能有什么隐情？”

“你看着我，仔细听我说，你之前追杀的那个画妖，现在这个老鼠精，还有其他几个妖怪，不是他们吞噬了鬼侯剑灵，恰恰相反，”杨戬短暂停顿，似有些不忍心，“是鬼侯剑灵吞噬了他们，它侵占小妖灵智，操纵他们的身体，就是为了……”

“为了什么？鬼侯剑灵百年前我亲眼见过，那等至纯精魄绝不可能沾染邪念。”

“那是因为它早就不仅仅是剑了，它是百年前姬云何死后强行分出的一缕魂。周桓是不是跟你说过他小时候算命的说他命犯太岁，你不以为意，说给我听我也没当回事，因为你我都清楚他到底是谁。他此世时乖运蹇，命途伶仃，不是他命犯太岁而是他本就魂魄不全。”

杨戬紧握的那只手泄了力道，他没松手，反而难得蛮横，趁势把人拽到自己身边来，仿佛要将他与什么潜在危险阻隔开。太岁神君任他拉扯，机械地反问他什么意思。

同样一句，“你什么意思？”

同样一副被时光磨损的神情。

三千年前他从昆仑醒来，就是这般脆弱与防备。仰望神仙，期望得到一个答案或解脱。杨戬什么都给不出，只能昧着心肠将人间的小殿下拖入这场旨在万世千秋的共谋。

“上一世你与姬发断了，去西边散心一散就是八十年，之后的事情你我都不知晓。你也确实干脆，没有探询姬发下一世会在哪里会成为谁。前些天我觉得周桓蹊跷，就跑了趟地府，竟真让我查到隐情。当年你走以后，姬发不愿入轮回，打伤阴兵鬼将重返人间，借姬云何曾经留在鬼侯剑上的一滴血寻到鬼侯剑，以剑分魂，将分出的一魂一魄依附剑灵之上强留人间。姬发很快被地府捉回，投胎转世，几经辗转，成了今天的周桓。而地府被这么一闹觉得颜面大损，费尽心思将风头压了下来，所以鲜少人清楚内情。”

不远处传来异动，是那老鼠精趁没人注意便逃走了。杨戬不屑去管。

“鬼侯剑，是姬发。”杨戬眼睁睁看他在这句话下变了脸色。

杨戬道出这前尘往事的背后因由时，周桓在一旁悠悠醒转。鬼侯剑穿胸而过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伤口，那剑没入他体内宛如浪子得遇归处。他悄无声息坐起，看看自己的手又摸摸自己的脸，听那两人对话，不动声色。他眉眼间有些神韵变了，眸色发沉，静观其变观察着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两个人，像一匹蓄势待发的头狼。

但他眼中的咄咄逼人很快消散，当他看到那个背对他的人垂下头去，被杨戬半拥着，发出细小的抽气声。当那个人低头时，露出一截没受过伤的颈。

他试着张口却卡了壳，在这一顿声中复苏了他们满盘皆输的曾经。那年头的好雨时节容不下他们肝肠寸断。

似乎感应到什么，那人慢慢转过身来看他。昏暗骄矜的样子，像哭过。就是这张脸三千年

前被西岐侍卫躲起来讲养起来很贵。就是这张脸在轮回渡口每每苦等只为下一个陌生人的视而不见。

他挤出个笑，起身时不熟练的样子仿佛有什么正从身上脱落，像摆脱一直以来作茧自缚的壳。

“殷郊。”他说，用着与周桓相同音色却截然不同的口吻与咬字，“殷，郊。”

终于在很久以后，明白故事最初的谜题。终于他成了废墟。

那时节八月少年的心同麦子一道成熟，九月二王子来西岐选质子。

姬发年少顽皮，耐不住静，一大早听得有大人物要来，跟屁虫似的凑热闹。他一跑到殿上，议事的父亲就先行噤声，找理由遣他出去。兄长怕父亲由此迁怒，也出于小姬发不知情的某些缘故，将弟弟赶去田地里玩。

“你要实在没事干就去司工家帮忙把石榴摘了。”

姬发不服，执拗劲儿上来，撒腿就跑出了王宫。下地捆了麦子，去司工家摘了石榴和葡萄，去犬官那喂了狗，又去射亚那练了会儿弓。到处溜达一遍再回家，只见从宫门到正殿，停了一长溜望不到头的车马仪仗。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阵仗，正要往前凑去找父亲兄长，一个眼尖的侍女忽然冒出来拽住他。

“大人吩咐任何人不得擅闯，尤其是小少主您。大少主在校场备了一批新弓新剑，特意嘱咐若您无聊，可以先行把玩。”

姬发撇嘴，鼓了鼓腮帮子，看这情形确实严肃，便收起心思去了校场。正是收成时候，城里城外到处都是谷堆，连王宫校场的角落竟然也有几堆。校场没人，新武器都在库房里，姬发一一看过，碰也没碰，在谷堆旁找个干净地方坐了，从怀里掏出石榴剥着吃。

天色逐渐晦暗，他发着呆，隐约就听到哪里传出类似小动物哼唧的声音，四下打量，选定方向凝神细听，发现那原来是人声，似乎在呼喊。他拍屁股起来，闻声寻到比校场还偏僻的一处角落，站在树下朝树上望，见高处枝杈上蹲了个锦衣华服的男孩，看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

“你好哇，我是西伯侯之子姬发，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是下不来了吗？来，我抱你。”

姬发只当他是今天那个“大阵仗”家的贪玩小孩，本着尽东道主之谊的态度，顿时很大方很坦然地对树上少年张开双臂。

那少年却只是谨慎地往后退到更高的树杈上。一身月白，环佩玎珰，五官深邃而忧郁，不太像中原人。姬发瞧着新奇，承不住太多心事的脸上透露出由衷的歆羡，不由嗓音又缓和一些。

“怎么了，害怕吗？我保证我会稳稳接住你的，我是我们家最厉害的，哥哥都没我厉害。”

“你厉害吗？我听父亲说，厉害的人是要被选作质子的。”

“你父亲是谁？”

“大商二王子。”

“那质子又是做什么的？”

“嗯……护卫，王家护卫。”

“护卫谁？你？”

“我才不需要你护。”

“还逞强，你连树都爬不下来。诶，那是血吗，哪来的血，你伤到了？”

少年皱巴着脸不说话，咬着下唇，眼圈泛红，倔强得没有杀伤力。姬发双臂环抱仰头瞧，只觉这王孙真是可笑，也真是可爱。

他决定不跟对方犟，挽了袖子就往树上爬，爬到少年所在位置稍稍偏下的地方停住，一手牢牢攀住树杈，一手伸给对方。

“来，拉住我，你自己慢慢下来。”

那手左右犹豫，最终还是递到姬发手心里去了。姬发从没握过那般柔软细腻的手。他自己的手上有练弓骑马磨出的薄茧，有干农活刺破的倒刺，有莫名其妙出现不知道从哪弄的擦伤。他稳稳拉住那只手，感觉自己握着一整块热乎乎的白玉。

“我是殷郊。”终于踩到坚实土地后，少年自我介绍。

姬发学着大人的样子，佯装成熟稳重有气度，拱手抱拳来了句，“幸会。”

殷郊却只是笑，没有取笑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人稀罕。笑完准备离开，少年音从身后及时拴住他迈步的脚。

“我该怎么找你？”

“你为什么要找我？”

姬发不答，反而接着问：“去朝歌做质子就可以了么？做大商王家护卫就可以了么？”

殷郊听得如此疑问，敛了笑意，面露正色，他那时已经比姬发高出些许，摆出这种神情姿态多少显露出王家威仪来。

“你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明白啊，我说我要找你。”

“所以你为何要找我。”

“你看起来，很不会保护自己。”

少年王孙稚气未脱，怔愣片刻，仰头望了望月亮，瞳孔似有幽蓝一闪而过，再望向姬发时，仍是澄澈端方的一双漂亮眼睛，瞳仁比黎明前的夜还要溺人。

“……”

“什么？”

殷郊话音被夜风吹散了，姬发没有听清。

“我说，别在殷商的废墟里找我，在你自己的废墟里找我。”

殷郊从又一个逆序的梦境中醒来，外面星空燎朗。

觉得冷，于是去衣帽间扒拉出一件牛仔夹克穿上。玻璃柜台面上宝格丽的戒指和Cindy Chao的胸针之间唐突地躺着柄青铜剑，他越过剑随手拿了个戒指，试完摘下又丢回去。他使劲抓了抓头发，背靠装着各种珠宝的玻璃柜坐在地上，偏头从试衣镜中看见自己的脸。那样年轻又万古如一的面孔，眼神却苍老。

他的白，是海鲜市场摊贩案板上内脏皮骨都剔除干净另过四五遍清水的鱼肉，干净爽口，可以佐餐下酒。多少人享用过践踏过他的生命，让他透不出半点血色。

殷郊觉得那脸陌生。他厌弃他这被补偿的，虚有其表的生命。

胃部抽搐却没有东西吐。他下楼，竟然有些踉跄，像身体刚死过抑或刚活。他从落地窗看见周桓站在院中那株泪柳之下，不，不是周桓，是姬发。

他用了很久才走到他身边。

姬发看枝头亘古不变的新柳，他看着他。殷郊站在树下，时间光影逆着在他身体中流淌，他同时是孩子也是成人，全部的他自己毫无过渡地在这具身体内共存。

“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结局。”

“没有结局，不就说明故事会一直延续吗？我们没有结局，不就说明我们总有机会继续书写吗？”

“凭什么书写，我们——”

“凭你为我偷了鬼侯剑。”周桓，抑或姬发，转过身来端详他，“凭杨戩至今未把此事上报天庭。我无所谓他是看谁的面子，我无所谓他如何用他的方式爱你。反正你我相遇，远在你与他之前。殷郊，你别放弃我，我不想你放弃我。上辈子你就那么决绝地走掉，当我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殷郊仰头望月，瞳孔幽蓝，如萤火虫摇曳的尾。

他听见姬发说。

*“反正我会去找你，我会找到你。”*

他重又望向姬发，望向周桓，望向少年人敞亮的心意。

望向他们未曾互相懂得便已准备为对方牺牲的岁月。

他说我们不能算了，他说即便我做不了鬼侯剑的剑灵，我也可以做殷元帅塑像下的恶鬼。这不是天意弄人的时代了。让我做你的剑，不管你好你坏你显贵你落魄你都拥有我，你永远支配我。

神永远高悬，你永远干净。